

T 3100/2832.83

CHINESE LANGUAGE LIBRARY OF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MAY 26 1939

10



潁州府志卷之九

瑯琊王儉福凝箕氏纂輯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藝文志

詩文

作史必徵文獻獻以傳信文亦以紀實也潁自  
汝墳一詩列於三百黃初建安之間譙國之人  
文萃焉宋慶曆而後廬陵眉山以一代大儒後  
先守潁胥用文雅飾治彬彬乎盛哉然而揚芳  
擷華類多牽引其失也夸標聲襲譽無所取裁  
其失也陋茲擇其有關於地方裨於名教者錄  
之亦紀實之意云爾



漢文

慎令劉君墓碑銘

失名

劉君名隸釋云字伯麟少懼艱苦身服田畝舉孝

廉除郎中辟從事司徒掾遷慎令卒年六十有二其

銘曰於惟君德忠孝正直至行通洞高明柔克鬼神

福謙受茲介福知命不延引輿旋歸忽然輕舉志激

拔葵人皆有以貴終譽兮歿而不朽垂名著兮見歐陽文

忠公集古錄中

平輿令薛君碑

失名

惟延熹六年春二月平輿令薛君卒烏虜哀哉吏民

其咨咨君之德迺建碑石於墓之側其辭曰

於皇降德于茲我君我君駁祖官有世功迺侯于薛

苗胤枝分作漢卿尹七世相承君之懿德性也淑真

如水之潔如玉之堅靡術不綜罔禮不遵忻忻之至

三族自敦英名委質宜昭令聞升州入宰晒乎其助

莅政已吾爛而有成遷典平輿匪威匪仁寬猛自濟

邈矣惟清化未朞月邁此竺旻吏民穆卜嘗禱屏營

旻天不吊不憇遺君晡晷徂命不可忝國人巷哭

若喪厥親鬚白踟怛童穉唵呻嗟嗟酷痛如何昊乾



靈柩旋歸，此窆宅懷懷，士傷惻爾，酸辛嫻族畢至，素縞填庭，於是吏民廼復追歎君初舉孝三署播名爰佐戎關，來臨汝南，剖符之威千里同塵，料揀真實，并此微聲，貞奇達異，廼酌清英，遺風令歌，永矢不愆，云君回軫，誰不裊歡，闕意迷流，乃頤乃顛，如可贖也，人百其身，昔邵臨國民謂之父，今也薛君追蹈厥緒，身歿言存，是謂不朽，于戎吏民悲慕，已刊石紀銘，永昭于後。

右漢故平輿令薛君碑，隸額前有敘凡三十六字，大略云平輿以延熹六年二月卒，吏民咨其德，建

碑於墓之側，次有銘詞三百四言，文雖無缺而不書其名字，其云我君肇祖廼侯，于薛者謂夏之車止奚仲也，又云作漢卿尹七世相承者，西京有御史大夫廣德，沛人，東京有千乘太守漢淮陽人，其傳云世習韓詩，父子以章句著名，元和姓纂云薛公獻策滅黥布，其元孫曰廣德，而千乘又其元孫也，平輿豈其苗裔耶，其云君初舉孝三署播名，則知其以孝廉爲郎也，又云莅政已吾，遷典平輿，則者汝南治平輿縣，蓋以縣令爲郡守之貳也，又云



昔邠臨國民謂之父者謂南陽太守召信臣也薛君爲令而云追跡厥緒者取其循良而用之不以守令爲拘也詩云永矢弗諼禮云終不可諼兮二字蓋通用此則借諼爲誼也楊雄傳曩旣仆夫傳說註云介古攀字此銘以君功承堅南清誼攀數聲爲一章詞句鏗鏘若合音律漢人作銘頌用韻多如此韓文公此日足可惜詩出入數韻中正用此體勸卽肇字質卽質字爛卽爛字寬卽寬字恐卽愁字實卽實字裏卽懷字竺亦音篤亦借用此竺是恐是字見隸續

三魏

大饗碑

曹植

惟延康元年八月旬有八日辛未魏王龍興踐祚規恢鴻業構亮皇基萬邦統世忿吳夷之凶暴滅蜀虜之僭逆於赫斯怒順天致罰奮虓虎之技簡猛銳之卒爰整六軍率匈奴暨單于烏桓鮮卑引弓之類持戟百萬控弦千隊玄甲曜野華旗蔽日天動雷震星流電發戎備素辦役不更藉農夫安疇商不變肆是以士有拊操之歡民懷惠康之德皇恩所漸無遠不至武師所加無強不服故寬令西飛則蜀將東馳六旆南征則吳黨委質二虜震驚魚爛渚潰將泥自三



江之流方軌邛來之阪斬吳夷以染鉞血蜀虜以釁  
鼓耀天威於遐裔復九圻之疆寓除生民之災孽去  
聖皇之宿憤次於舊邑觀釁而動築壇壝之宮置表  
著之位大饗六軍爰及譙縣父老男女臨饗之日陳  
兵清途慶雲垂覆乃備蹕御整法駕設天宮之列衛  
乘金華之鸞輅達升龍於太常張天狼之威弧千乘  
風舉萬騎龍驤威靈之飾震耀康衢旣登高壇蔭九  
層之華蓋處流蘇之幄坐陳旅酌之高會行無算之  
酣飲旨酒波流肴烝稜積瞽師設縣金奏讚樂六變  
旣畢乃陳秘戲巴渝九劍竒舞麗倒衝夾踰鋒上直

踰高船鼎緣橦舞輪擲鏡騁狗逐兔戲馬立騎之妙  
技白虎青鹿辟非辟邪魚龍靈龜國鎮之怪獸詭變  
屈出異巧神化自卿校將守以下下及陪臺隸圜莫  
不歎淫宴喜咸懷醉飽雖夏啟釣臺之饗周成岐陽  
之蒐高祖邑中之會光武舊里之晏何以尙茲是以  
刊石立銘光示來葉其辭曰赫王師征南裔奮靈威  
震天外吳夷讐蜀虜竄區夏清八荒又幸舊邦設高  
會皇德洽洪恩邁刊金石光萬世

明帝老君像贊

混元未判老君爲先長於太初冥昧之前無師無祖



誕生自然含真散樸乃微乃玄仰而攀之耀乎霄乾  
俯而察之深乎淵源敷二儀而布化燭二光以列天  
其在無欲純粹精也體虛挹素妙難明也撓之不濁  
澄之不清幽之不昧顯之不榮誰謂天高懸象可標  
誰謂地厚重泉可洮然道也標之不高洮之不浚物  
受其形莫鑿其源人稟其中莫識其全美哉乎道爲  
萬物之宗天地之始吾欲書之無筆可記

唐

高宗謁老君禱文

大道混成先二儀而立稱至人虛已妙萬物以爲言

粵若玄元道祖爰自羲農之始暨乎殷周之世靈應  
無象變化多方游元氣以上昇感日精而下降或從  
容宇宙吐納風雲或師友帝王丹青妙化譬陰陽而  
不測與日月而俱懸屬交喪在辰晦跡柱下大宏雅  
訓垂範將來雖心齊於太虛而理歸於真宰若夫絕  
聖棄智安神寡欲寂寞杳冥之際希夷視聽之表澹  
爾無爲悠然自得酌之不竭用之不盈執大象以還  
淳滌玄覽而遣累邈乾坤而長久跨陶鈞而亭育至  
矣哉固無得而名也况復太聖所資克昌寶祚上德  
所履允屬休期朕嗣膺靈命撫臨億兆總三光之明



而夙宵寅畏居四大之重而寢興祇惕盡孝敬於宗  
祧罄懷柔於幽顯行清靜之化承太平之業啟介邱  
而展采坐明堂而受記飛烟結慶重輪降祥鶴應光  
歌山呼萬歲越振古而會休徵冠帝先而爲稱首大  
禮云畢回鑾上京肅駕瀨鄉躬奠椒醕仰瑞栢而延  
佇挹神泉而永歎如在之思旣深旣始之情彌切宜  
昭元本之輿以彰玄聖之功

送董邵南序

韓愈

燕趙古稱多感慨悲歌之士董生舉進士連不得志  
於有司懷抱利器鬱鬱適茲土吾知其必有合也

生勉乎哉夫以子之不遇於時苟慕義強仁者皆愛  
惜之矧燕趙之士出乎其性者哉然吾嘗聞風俗與  
化移易吾惡知其今不異於古所云耶聊以吾子之  
行卜之也董生勉乎哉吾因之有所感矣爲我弔望  
諸君之墓而觀於其市復有昔時屠狗者乎爲我謝  
曰明天子在上可以出而仕矣

宋

真宗老君石像贊並序

神凝氣祖粹蘊帝先紀學以演真傳襲明而開道與  
至虛善應俾炎皞以得師冲用無方歷商周而降跡



聖母發祥於夢日宣父興歎於猶龍微言闡幽大象  
垂教二儀長久本清寧而不居兆庶樂康資恬淡而  
無欲首出萬古式是百王大哉混元超乎形氣先天  
地生而生天地五千立文立教垂世萬劫長存道尊  
德貴譙都之壤濁水之濱是爲福地實誕聖真含茲  
象妙祐彼蒸民藏室問禮尼父依仁函谷望氣尹喜  
知神飈駕雖往鴻應常新福壤斯在風烈無垠緬瞻  
珍館俯狗輿人羽旄欵謁舊典遐遵蕭薌肅薦精意  
虔伸考聲名兮大備期昭感兮交臻祝威靈兮不爽  
奠介福兮相因將述宣兮懋則聊刻鏤兮貞珉序疑

貞兮三怡昭德邁兮萬春洪惟教祖室此靈墟述宣  
道德隱景虛無肖像斯在明徵允敷發茲靈曜協乃  
禎符聿脩茲祀言駐乘輿試列樂石永贊洪圖

潁州謝上表

歐陽修

臣修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臣已於三  
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閒坐享榮祿雖大君之  
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

中謝

伏念

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  
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異非常  
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



補報之方遠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  
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纒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  
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憫其  
孤拙未卽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  
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  
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仍知潁州表

臣某言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  
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  
臣自小無能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信不思今世

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獎拔急於報國遂欲忘  
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旣  
將行已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况  
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迫於降黜當  
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  
半辭而自理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  
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尙未甘心思苟免之善  
謀惟宜退跡則臣於榮進豈敢饒求此蓋皇帝陛下  
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後臣貶  
職之人悉皆牽復而憫臣無者之罪久未雪除故推



敘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  
逮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  
則懷忝行之慙進退之間凌兢先措惟當盡節上報  
深恩

朝復龍圖閣直學士仍知潁州表

臣修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敕告一道伏蒙  
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  
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  
某申謝臣伏見前世材賢之士身結主知勲德之臣  
功施王室然尙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

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逮於中人功無  
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效去之無足可思矧罔極之  
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  
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  
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錄牽復寵名  
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  
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稟生孤拙本乏藝  
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効命尙當  
不顧以奮身况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  
瘁少答高明



祈雨祭張龍公文

刺史不能爲政而使民失所其咎安歸而又頑傲愚  
冥無誠懇忠信之心可以動於物者是皆無以進說  
於神雖有請宜不聽也然而明天子閔閔憂勞於上  
而民生嗷嗷困苦於下公私並乏道路流亡於此之  
時以一日之雨救一方之旱用力至少其功至多此  
非人力之所能爲而神力之所甚易也苟以此說神  
其有不動於心者乎幸無以刺史不堪而止也刺史  
有職守不獲躬走祠下謹遣管界巡檢田甫布茲懇  
迫尙享

思頴詩後序

皇祐元年春予自廣陵得請來頴愛其民淳訟簡而  
物產美土厚水甘而風氣和於時慨然已有終焉之  
意也邇來俯仰二十年間歷事三朝竊位二府寵榮  
已至而憂患隨之心志索然而筋骸憊矣其思頴之  
念未嘗稍忘於心而意之所存亦時時見於文字也  
今者幸蒙寬恩獲解重任使得待罪於亳旣釋危機  
之慮而就閒曠之優其進退出處顧無所繫於事矣  
謂可以償夙志者此其時哉因假道於頴蓋將謀決  
歸休之計也乃發舊藁得自南京以後詩十餘篇皆



思穎之作以見余拳拳於穎者非一日也不類倦飛之鳥然後知還惟恐勒移之靈却回俗駕爾治平四年五月三日廬陵歐陽修序

亳州乞致仕第一劄子

臣輒瀝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一作擢用

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德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

三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

陷阱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

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

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

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

臣於此時遂乞守毫一作乞守毫益以去穎最近便於私

營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穎修葺故居幸

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毫以來殆將期歲一作暮歲舊

苦瘠渴益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

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

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祿益所難安

然臣嚮者不敢啟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

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

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



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宸之前縷陳悃悞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亳州乞致仕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以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指幸曲憐於舊物尙茲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夸俯深隕越臣某中謝伏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率

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祇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悞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



俾還賴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  
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尙能遇樵夫而談道宣  
上德以論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以  
終晚節永荷鴻私

續思賴詩序

皇祐二年余方留守南都已約梅聖俞買田於賴上  
其詩曰優游琴酒逐漁釣上下林壑相攀躋及身強  
健始爲樂莫待衰病須扶攜此蓋余之本志也時年  
四十有四其後丁家艱服除還朝遂入翰林爲學士  
忽忽七八年間歸賴之志雖未遑也然未嘗一日少

忘焉故其詩曰乞身當及強健時顧我蹉跎已衰老  
蓋歎前言之未踐也時年五十有二自是誤被選擇  
叨塵二府遂歷三朝蓋自嘉祐治平之間國家多事  
固非臣子敢自言其私時也而非才竊位謗咎已盈  
賴天子仁聖聰明辯察誣罔始終保全其出處俯仰  
十有二年今年六十有四蓋自有蹉跎之歎又復一  
紀矣中間在亳幸遇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而身又不  
當責任以謂臣子可退無嫌之時遂敢以其私言天  
子惻然憫其年猶未也謂尙可以勉故奏封十上而  
六被詔諭未賜允俞今者蒙上哀憐察其實病且衰



矣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免並得蔡俾以偷  
安此君父廓大度之寬仁遂萬物之所欲覆載含容  
養育之恩也而復蔡頴連疆因得以爲歸老之漸冀  
少償其夙願茲又莫大之幸焉初陸子履以余自南  
都至在中書所作十有三篇爲思頴詩以刻於石今  
又得在毫及青十有七篇以附之蓋自南都至在中  
書十有八年而得十三篇在毫及青三年而得十有  
七篇以見余之年益加老病益加衰其日漸短其心  
漸迫故其言愈多也庶幾覽者知余有志於強健之  
時而未償於衰老之後幸不譏其踐言之晚也

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序

乞出知潁州狀

曾鞏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  
誅所不敢追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  
嫉之積毀無借譽之私援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  
雖有愛君嚮國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  
沒齒而已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  
外之迹一介之微陛下擴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  
繇臣之銜嚮不因人之黨助收憐拊慰勞問褒嘉語  
重意殊可謂非常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



足以致此豈臣之鄙所當言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隱約之中而獨爲聖主所知如此螻蟻之軀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還朝以來甫及數月未有絲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臣之妄庸雖受誅絕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步履日更艱難陛下處三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行顧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可奉親往來以供子職而抱疾之親陸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通水路顧頴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冒昧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頴州一任竊恐顧臨到任未久無例爲臣移易緣若候顧臨滿闕則臣弟布陳州却已滿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顧臨任滿交割臣蠢冥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顧子母之想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戾惟陛下哀憐聽察

謝除龍圖閣學士知頴州表

蘇軾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知頴州者引嫌求避顧舊典之甚明易職寵行荷新



恩之至厚疎愚自省慙悚交並伏念臣學陋無聞性  
迂難合受四朝之知遇竊五郡之蕃宣吳會二年但  
坐縻於廩祿禁林數月曾未補於絲毫敢與殊私復  
還舊物恭惟太皇太后陛下仁涵動植明燭幽微知  
臣獨受於聖知欲使曲全於晚節憐其無用許以少  
安凡力請八章而後從使不爲一乞而遽去在臣進  
退可謂光榮雖老病懷歸已功名之無望而衷誠思  
報尙生死之不移臣無任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  
謹奉表稱謝以聞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以臣累章乞郡除臣龍圖閣學士  
知潁州者備員經席幸依日月之光引避親嫌實有  
簡書之畏恩還舊職寵寄近藩衰朽增華省循知愧  
伏念臣生無他技天與愚忠雖所向之奇窮獨受知  
於仁聖力求便郡蓋常懷老退之心伏讀訓詞有不  
爲朕留之語殊私難報危涕自零恭惟皇帝陛下緝  
熙光明剛健篤實方收文王之四友以集孔子之大  
成而臣苟念餘生之安莫伸一割之用桑榆暮齒恐  
遂殫志而莫償犬馬微心猶思蓋棺而後定

潁州到任謝表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避嫌引疾慚無國士之風  
揣分知難粗守人臣之節曲蒙溫詔遂假名邦已見  
吏民惟知感忤臣某 中謝 伏念臣早緣多難無意軒  
裳晚以虛名偶塵侍從雖云時可每與願違既未決  
於歸田故力求於治郡慈母愛子但憐其無能明君  
知臣終護其所短自欣投老漸獲安身此蓋伏遇太  
皇太后陛下慈儉臨民剛柔布政參天地而有信喜  
怒不形體水鏡之無心忠邪自辨致茲愚直亦克保  
全雖任職居官無過人者而見危授命蓋有志焉臣

無任云云

又

臣軾言伏蒙聖恩除臣龍圖閣學士知潁州臣已於  
今月二十二日到任訖者支郡責輕未即滿盈於小  
器豐年事簡非徒飽暖於一家覽几席之溪湖雜簿  
書於魚鳥平生所樂臨老獲從臣某 中謝 伏以汝潁

爲州邦畿稱首土風備於南北人物推於古今賓主  
俱賢蓋宗資范孟博之舊治文獻相續有晏殊歐陽  
修之遺風顧臣何人亦與茲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丕承六聖總攬羣英生知仁孝之全學識文武之大



謂臣簪履之舊物常忝帷幄之近臣奉事七年崎嶇  
一節意其忠義許國故暫召還察其老病畏人復許  
補外置之安地養此散材更少勉於桑榆誓不忘於  
畎畝臣無任云云

潁州到任謝執政啟

入參兩禁每玷北扉之榮出典二邦輒爲西湖之長  
皆緣天幸豈復人謀惟汝水之名邦乃裕陵之故國  
人淳事簡壤厚泉甘豈惟暫養於不才抑亦此生之  
可老恭惟某官嘉猷經世茂德範時元老廟堂自有  
權衡之信餘生江海得同品物之安感佩之私筆舌

難旣

祈雨迎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月丙辰朔二十五日庚辰  
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蘇軾謹請州  
學教授陳師道並遣承務郎迨以清酌庶羞之奠敢  
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稽首龍公民所祇威德博  
而化能潛能飛食於潁人淮潁是依受命天子命服  
有輝爲國庇民凡請莫違歲旱夏秋秋穀旣微冬又  
不雨麥稿而腓閔閔農夫望歲畏饑並走羣望莫哀  
我歆於赫遺蛻靈光照幃惠肯臨我言從其妃翽舞



雩詠薦其潔肥雨雪在天公執其機遊戲俛仰千里  
一麾被及淮甸三輔王畿積潤滂流浹日不晞我率  
吏民鼓鐘旄旂拜送於郊以華其歸尚饗

祈雨送張龍公祝文

維元祐六年歲次辛未十二月乙酉朔十日甲午龍  
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  
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蘇軾謹以清酌庶品之奠敢  
昭告於昭靈侯張公之神赫赫龍王甚武且仁赴民  
之急如謀其身有不應祈惟汝不虔我自洗濯齋居  
陳誠早我之罪勿移於民公顧聽之如與我言玉質

金相其重千鈞惠然肯來祈者四人眷此行宮爲留  
浹辰再雨一雪既洽且均何以報之榜銘皆新昭公  
之德于億萬年惟師道妙復餞公還咨爾庶邦益敬  
事神尚饗

昭靈侯廟碑

昭靈侯南陽張公諱路斯隋之初家於潁上縣百社  
村年十六中明經第唐景龍中爲宣城令以才能稱  
夫人石氏生九子自宣城罷歸常釣於焦氏臺之陰  
一日顧見釣處有宮室樓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  
歸歸輒體寒而濕夫人驚問之公曰我龍也夢人鄭



祥遠亦龍也與我爭此居明日當戰使九子助我領  
有絳綃者我也青綃者鄭也明日九子以弓矢射青  
綃者中之怒而去公亦逐之所過爲溪谷以達於淮  
而青綃者投於合肥之西山以死爲龍穴山九子皆  
化爲龍而石氏葬闕洲公之兄爲馬步使者子孫散  
居潁上其墓皆存焉事見于唐布衣趙耕之文而傳  
於淮潁間父老之口載於歐陽文忠公之集古錄云  
自景龍以來潁人世祠之於焦氏臺乾寧中刺史王  
敬堯始大其廟有宋乾德中蔡州大旱其刺史司趙  
聞公之靈築祠于蔡旣雨翰林學士陶穀爲記其事

蓋自淮南至於陳蔡許汝皆奔走奉祀景德中諫議  
大夫張秉奉詔益新潁上祠宇而熙寧中司封郎中  
張徽奏乞爵號詔封公昭靈侯石氏柔應夫人廟有  
穴五往往見變異出雲雨或投器穴中則見於池而  
近歲有得蛻骨於池者金聲玉質輕重不常今藏廟  
中元祐六年秋旱甚郡守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蘇  
軾迎致其骨於西湖之行祠與吏民禱焉其應如響  
乃益治其廟作碑而銘之銘曰  
維古至人冷然乘風變化往來不私其躬道本於仁  
仁故能勇有殺有生以仁爲終相彼幻身何適不通



地行爲人天飛爲龍惠于有生我則從之淮潁之間  
篤生張公跨歷隋唐顯于有宋上帝龍之先帝封之  
昭於一方萬靈宗之哀我潁民處瘠而窮地頃東南  
潦水所鍾忽焉歸壑千里一空公居其間拯溺弔凶  
救療疾癘驅攘螟蟲開闔抑揚孰知其功坎坎擊鼓  
巫師老農斗酒隻雞四簋其饜度公之居貝闕珠宮  
揆公之食瓊醴玉饗何以稱之我愧於中公之所享  
惟誠與恭誠在平格無傷農功恭不在外洗濯厥胸  
以此事神神聽則聰敢有不然上帝之聞

擇勝亭銘

維古潁城因潁爲隍倚舟於門美哉洋洋如淮之甘  
如漢之蒼如洛之溫如浚之涼可侑我客可流我觴  
我欲卽之爲館爲堂近水而構夏潦所襄遠水而築  
池焉相望乃作斯亭簷楹欒梁鑿枘交設合散靡常  
赤油仰承青幄四張我所欲往一夫可將與水升降  
除地布床可使杜蕢洗觶而揚可使莊周觀魚而忘  
可使逸少被袂而祥可使太白泳月而狂旣薺我茶  
亦醪我漿旣濯我纓亦浣我裳豈獨臨水無適不臧  
春朝花郊秋夕月塲無脛而趨無翼而翔敝又改爲  
其費易償榜曰擇勝名實允當維古至人不留一方



虛白爲室無何爲鄉神馬尻輿孰爲輪箱流行坎止  
雖觸不傷居之無盜中靡所藏去之無戀如所宿桑  
豈如世人生短慮長尺宅不治寸田是荒錫瓦銅雀  
石門阿房俯仰變滅與生俱亡我銘斯亭以砭世盲  
奏論八丈溝不可開狀

元祐六年十月日龍圖閣學士左朝奉郎知潁州蘇  
軾狀奏臣先奉朝旨令知陳州李承之府界提刑羅  
適都水監所差官及本路提刑轉運司至潁州與臣  
會議開八丈溝利害臣以到任之初未知利害之詳  
難以會議尋申尚書省乞指揮逐官未得前來候到

任見得的確利害別具申省方可指揮逐官前來會  
議進呈奉聖旨依所乞臣今來到任已兩月體問得  
潁州境內諸水但遇淮水漲溢潁河下口壅遏不得  
通則皆橫流爲害下冒田廬上逼城郭歷旬彌月不  
減尺寸但淮水朝落則潁河暮退數日之間千溝百  
港一時收縮以此驗之若淮水不漲則一潁河泄之  
足矣若淮不免漲則雖復旁開百溝亦須下入於淮  
淮水一漲百溝皆壅無益於事而况一八丈溝乎且  
陳之積水非陳之舊也乃是羅適創引府界積水以  
爲陳患今又欲移之於潁縱使朝廷卹陳而不卹潁



欲使潁人代陳受害則彼此均是王民臣亦不敢深  
訴但恐潁州已被淮水逆流之患而陳州但受州界  
下流之災若上下水併在潁州則潁之受患必倍於  
陳田廬城郭官私皆被其害恐非朝廷之本意也又  
况潁州北高南下今潁河行於南八丈溝行於北諸  
溝水遠者數百里近者五七十里皆自北瀉下貫八  
丈溝而南其勢皆可以奪併溝水入於潁河其間二  
水最大一名茨河一名江陂水道深濶勢若建瓴南  
傾入潁河而羅適欲以八丈溝奪併而東此猶欲用  
五丈河奪汴河雖至愚知其不可而羅適與臣書乃

云若疑之只塞茨河江陂勿令南流可也何足爲慮  
雖兒童之見不至於此縱使臣愚暗全不曉事與適  
相附會以興大役雖復起夫百萬糜費錢米至巨萬  
億亦無由成而况十八萬人與三十七萬貫石乎臣  
歷觀數年以來諸人議論胡宗愈羅適崔公度李承  
之以爲可開曾肇陸佃朱勃以爲不可開然皆不會  
差壕寨用水平打量見地形的實高下文尺是致臆  
度利害口爭勝負久而不決臣已選差教練使史昱  
等令管押壕寨自蔡口至淮上計會本州逐縣官吏  
子細打量每二十五步立一竿每竿用水平量見高



下尺寸凡五千八百一十一竿然後地面高下溝身深淺淮之漲水高低溝之下口有無壅遏可得而見也並取到逐縣官吏保明文狀訖所有逐竿細帳見在本州使案收管更不敢上瀆聖聽只具史昱等相驗到逐節事狀繳連申奏并畧具下項要切利害

一臣到任之初便取問得汝陰萬壽潁上三縣官吏文狀稱羅適崔公度當初相度八丈溝時只是經馬行過不曾差壕寨用水平打量地面高下是實切詳適等建議起夫一十八萬人用錢米三十七萬貫石元不知地面高下未委如何

見得利害可悉及如何計料得夫功錢糧數目顯是全然疎謬兼看詳羅適所上文宇稱八丈溝上口岸至水面直深二丈五尺至黃堆口與淮水面約直深十丈有畸卽是陳州水面下比壽州淮河水面高七丈五尺又云淮水面約濶二十餘里又云淮水大漲不過四丈適只以此便定八丈溝下口必無壅遏臣竊詳適若會用水平打量見的實丈尺必不謂之約量顯是臆度高下難爲憑信今據史昱等打量自蔡口至黃堆口至淮上溜分丈尺及驗得每年淮水漲



痕高下將溜分折除外尚有漲水八尺五寸折  
除不盡其勢必須從八丈溝內逆流而上行三  
百里與地面平而後止顯見將來八丈溝遇淮  
水漲大時臨到淮三百里內壅遏不行二水相  
值橫流於數百里間但五七日不退則潁州苗  
稼無遺類矣羅適云淮水面濶二十餘里今量  
濶處不過三里適又云淮水漲不過四丈今驗  
得漲痕五丈三尺適又云黃堆口至淮面直深  
十丈有畸今量得四丈五尺三事皆虛乃是適  
意欲淮面之濶與溜分之多則以意增之欲漲  
水之小則以意減之此皆有實狀不可移易適  
猶以意增損其他利害不見於目前者適固不  
肯以實言也

一江陂茨河深濶高下丈尺其勢必奪八丈溝水  
南入潁河及其餘溝水如泥溝瓦溝之類皆可  
以回奪八丈溝不令東流實狀已具史昱等狀  
內臣體驗得每年潁河漲溢水痕直至州城門  
脚下公私危懼若八丈溝不能東流却爲茨河  
江陂等水所奪南入潁河則是潁河於常年分  
外更受陳州一帶積水稍加數尺必爲州城深



患而羅適胡宗愈等皆云自天地有水以來萬折必東必無回奪之理既云萬折必東則是水有時而行於西南北但卒歸於東耳非謂不折而常東也水之就下兒童知之適等不必其就下而必其常東此豈足信哉適又云水方漲時潁河亦自漲滿不能受水則茨河江陂安能奪八丈溝而南臣謂八丈溝比潁河大小不相侔八丈溝必常先潁河而漲後潁河而落方潁河之不受水也則八丈溝已先漲矣安能奪諸溝而東及八丈溝稍落而能行水則潁河先落安得不奪八丈溝而南此必然之理也

一據史昱等打量到羅適回易八丈古溝創開六處

計取民田二十七頃八畝合給還價錢或係官

田地雖數目不多而羅適未會計入錢糧數內

又看驗得地性疎惡合用稍椿土薄水淺地脉

沮洳開未及元料丈尺間必有水泉又難爲倒

填車水興功兼地形高下不等而溝底須合取

令慢平溝身既深溝面隨濶則適所計料全未

是實數其一十八萬人夫及三十七萬貫石錢

米必是使用不足



右八丈溝利害大畧具上件三事其餘更有不便事節未易悉數兼已畧見於本路轉運判官朱勃申省狀內及考之前史鄧艾本爲陳潁間田良水少而開八丈溝正與今日厭水患多之意不同勃已論之詳矣伏望聖慈指揮將朱勃申狀與臣所奏一處看詳卽見八丈溝不可開事理實狀了然明白乞早賜果決不開指揮以安潁壽之間百姓驚疑之心不勝區區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據崔公度狀稱取到壽州浮橋司狀照驗得昨來五六月間陳潁州大水之時淮水比常

年大小顯見自是諸河泛漲並積水爲害並不干淮水之事看詳崔公度所言顯是只將是年淮水偶然不大便定永遠利害未委崔公度如何保得今後淮水與諸河水永不一時皆漲乎又臣問得淮潁間農民父老若淮水小則陳潁諸河永無漲溢之理公度所言必非實事貼黃羅適計料八丈溝要開深一丈而汝陽縣官吏只計料八尺適亦不知據數申上其疎謬例皆如此

貼黃胡宗愈羅適等皆言八丈溝成恐商賈舟



船不復過潁州故州城裏居民豪戶妄生異議  
今勘會蔡河水漲每年中無一兩月其餘月分  
皆係水小據羅適序云八丈溝上口岸去蔡  
河水面二丈五尺而八丈溝止於地面上開深  
八尺除大水漲時溝口方與蔡河相通至水落  
時溝口去蔡河水面乃高一丈七尺潁人何緣  
過憂舟船不入城下顯是巧說厚誣潁人以伸  
其私意

莊子祠記

莊子蒙人也嘗爲蒙漆園吏没千餘歲而蒙未有祠  
之者縣令秘書丞王競始作祠求爲文以記謹按史  
記莊子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窺然要  
本歸於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  
也作漁父盜跖胾篋以詆訾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  
術此知莊子之粗者予以爲莊子蓋助孔子者要不  
可以爲法耳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  
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事固倒行而逆施者  
以僕爲不愛公子則不可以爲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故莊子之言皆實子而文不予易齊而陰助其正言  
蓋無幾至于詆訾孔子未嘗不微見其意其論天下



道術自墨翟禽滑釐彭蒙慎到田駢闔尹老聃之徒  
以至於其身皆以爲一家而孔子不與其尊之也至  
矣然子嘗疑盜蹠漁父則若真詆孔子者至於讓王  
說劍皆淺陋不入於道反復觀之得其寓言之意終  
曰陽子居西遊於秦遇老子老子曰而睢睢而盱盱  
夫誰與居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居感然變容其  
往也舍者將迎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  
者避竈其返也舍者與之爭席矣去其讓王說劍漁  
父盜蹠四篇以合於列禦寇之篇曰列禦寇之齊中  
道而返曰吾驚焉吾合於十漿而五漿先饋然後悟

而笑曰是固一章也莊子之言未終而昧者剿之以  
入其言予不可以不辨凡分章名篇皆出於世俗非  
莊子本意元豐元年十一月十九日記

元

楊侯去思碑記

曹時敏

蒙之爲邑處澗下流厥田多淖民生粗給至元壬午  
遷徙河西探軍赤軍土著於此河西估強奪民所業  
民就澗澤以居兩訟越十餘年弗平歲甲午制下凡  
軍民占田令畝賦小麥三升其訟始息蒙歲輸一萬  
七千餘石由澗流漕致荆淮官廩往返五百餘里凡



舟之役費七八萬猶之可也厥後水淺舟膠議欲陸  
挽又道扼溝阜乃備人力負納比達率用兩斛而得  
一百姓自是凋敝矣且麥性積久則澁敗不數年上  
司慮會計失當復召原輸之民挾楮幣入倉糴舊納  
數以出倉曹抑奪旅久經費又不啻什六七民懷荼  
毒控愬無所泰定甲子楊君誠來尹斯邑君嘗主兩  
淮縣司吏牘知此弊甚習既視事卽諭於僚佐曰國  
家愛民如子惟恐傷殘以蹶國本寧有坐視其疾而  
弗藥者乎若聽民歲准估入錢以折戶租庶幾民省  
庸僱倍蕪之費官亦無出納耗蠹之患乃以狀白

府府遣君躬造行省條陳利病宰執爲之諮於上蒙  
允其請檄下百姓相與懽於市如去熾炭而濯清冷  
也然此惟一方之利耳明年府悉以所隸郡縣再遣  
君省視君如前懇請又聽之於是一路生民咸沐休  
澤矣其他伸冤辨誣彰善癉惡一切政績昭人耳目  
不可殫述於是勒之堅珉揭示來者用酌君渥惠之  
萬一云其辭曰輸我官租肩頰力疲弛擔何所于淮  
之涯倉糧獲入弗勝奸欺孔熯我費誕失我時復驅  
之糴費又不貲啣血籲天援手其誰楊君之來襟仁  
佩慈一言懇請快我瘵瘼我饜其哺實君之籽我煥



其孺實君之絲我生日阜逸豫無期甫謀酌德君倏  
代歸伐石著頌祀或在茲淮山崔崔渦水瀾瀾君之  
遺愛百姓弗虧

明

歐陽公祠堂記

楊榮

甚矣文章足洗陋習而歸諸古著一時而傳後世者  
不恒有也宋歐陽公之文足以當之宜乎後之人讀  
其文而思其人而崇其祀也公吉之永豐人嘗出守  
潁樂其風土有終焉之志旣而歷事三朝出入二府  
思潁之念不忘晚而得請目以爲慶幸則公之於潁  
蓋倦倦也神靈精爽固在於是矣公舊祠在潁城北  
淪於河正統丁巳春監察御史彭勗董學事至潁念  
公爲文章宗工而祠宇圯沒無以聳學者高山仰止  
之思乃捐貲倡州守僚屬出俸餘市木剏祠於城南  
儒學西中爲堂三間門爲屋一間繚以周垣工訖郡  
之守佐率師生朔望謁拜春秋次丁祭以犧牲父老  
咸曰公嘗福惠潁人祀不爲過也學正雷塏走書京  
師請記於予於戲文章闢天地之運盛衰絕續固不  
偶然周秦以前無容論矣漢自賈董馬班諸子以來  
七百餘年而唐有韓子又二百餘年而宋有歐陽子



其文推韓子以達於孔孟一洗唐末五季之陋當時  
學者翕然宗之及今幾四百年而讀其文者如仰麗  
天之星斗莫不爲之起敬雖通祀於天下學宮不爲  
過矧嘗居於潁其遺風餘澤猶有在者乎是不可以  
不祀也彭君倡之郡僚屬和之俾公之神有所依後  
學有所仰可謂知所務也他日潁之士出能知通經  
學古爲高救時行道爲賢則無負諸君興廢舉墜之  
深意矣姑爲之記以

重修霍邱縣儒學碑記

李奎

皇明旣一海宇首重學校之制內設胄監外設府州  
縣學豐以廩饌嚴以教條務底於成效於是天下翕  
然嚮風慕義霍爲壽屬邑學之建在縣治東殿廡皆  
局於故址不足以壯一方之觀宣德己酉嚴侯來知  
縣事視篆之三日欵謁先聖禮成退顧左右徘徊太  
息告於衆曰學校之興廢係斯文之盛衰今之簡陋  
若此長民者之責也乃與教諭商河宋繼計其財用  
之費卽聚財鳩工凡百所需皆設法措置不敢取於  
民焉冬禮殿成明年春講堂成重飾先聖及四配容  
繪十哲像辛亥夏建東西兩齋己酉秋建戟門及兩  
廡仆者起之缺者完之化窘爲裕易朽爲堅崇其垣



牆端其路道黜望采彤舉以法制觀者見棟宇之聳  
飛聖賢有道之光恍乎若見其於上低徊而不能去  
也越正統丁巳春監察御史廬陵彭公勗奉勅巡視  
到學觀其完美謂縣丞滇南羅斌教諭莆田林道昭  
訓導括蒼項寧金川楊博曰前令以修學爲急今煥  
新若此宜爲文鑱石以垂不朽僉曰然乃徵文於予  
以爲記予以學校之建所以明人倫美教化育英俊  
以隆政本三綱五常賴之以明自古王天下者未有  
舍此而能治也而造王作人之責尤在守令奈何世  
之食其食不能盡其職者往往視爲虛文其於勉勵  
激勸之實無有焉嚴侯蒞任未幾獨以興學爲重不  
五載而使規模制度文風士習十倍於昔其無負責  
任之重可知矣雖然教育不興令之責也學問不力  
士之過也凡我登堂養正游藝之士可不斯講斯誦  
爾游爾歌陶鎔於詩書興起乎禮樂通今學古建功  
立業求無負嚴公之意耶侯名敬字克恭由永樂辛  
丑進士擢縣令今陞爲御史云

潁州修儒學記

蘇以鎰

潁州儒學舊基在州之西湖境上後淪於河太祖高  
皇帝洪武十年遷於南城街東學之殿宇廊廡齋舍



俱卑狹且歷歲滋久風雨震凌將欲傾頽適監察御史廬陵彭公勗奉命專理學政至學修謁周覽學宮慨然興歎志于更作乃獎勸州牧王希初以下各捐已俸而爲之倡學之諸生亦各以其貲來助方建禮殿未完而希初以事去繼得富陽孫公景名來知是州於學校尤拳拳焉未幾御史彭公亦以內艱去廷勅監察御史廬陵孫公鼎繼董學政履任後百司奉承益謹公心益專於焉集材鳩工載石陶甃經營締構百廢具舉始事於正統庚申訖工於癸亥冬十二月自戟門禮殿兩廡神厨講堂齋舍饌堂射圃及宣聖四配十哲之像祭祀器皿靡不悉備秉鐸諸君乃列狀來徵予記夫學校之設所以育賢才而裕出治之本其修舉廢墜實掌政教者之先務我朝稽古崇文尤重學校列聖相承教育涵濡之澤被于四表而人材輩出推其所學致用於世者誠由平昔師儒之所造就也矧頽地民風淳樸士質而文宋歐陽公祠宇在焉其道德文章流風餘韻猶有存者諸生產于斯學于斯朝夕之間尙其精進磨礱周旋揖讓績學砥行蔚爲國華以無負朝廷作人之化與重新學校者之盛心焉則善矣故不辭蕪陋而僭爲之記



重修太和縣廟學記

魏 驥

郡邑必有學學必有廟廟以奉先師學以育賢才廟學之制其來尚矣太和爲今鳳陽支邑而廟學在邑治之南自肇建以來多歷年所其棟宇垣墉頽圯殊甚正統九年秋長沙張侯處仁自胄監釋褐來知縣事展謁之餘乃愀然曰吾忝令斯邑而職所當先者莫先於風化風化之興必由于學校顧茲風化所係之地而上雨旁風弗稱具瞻者如是吾奚可不於此用其情哉卽首捐已俸爲興作計旣而以役殷費浩慮所捐者不足以副所需復謀諸僚佐謀諸邑之外

義之家一時有或以財或以力者咸樂助之不啻雲集而川淮焉處仁于是乃鳩材購工撤而新之於廟作大成殿兩廡於學作明倫堂兩齋下至庫庖庖福之所靡不畢具屋以間計者大小凡五十有五俾一旦焉負焉改觀而易視焉始事于正統十一年之春訖工於正統十二年之秋旣落成學之教諭三山鄭恭訓導長樂林僑海鹽葉文顯謂處仁之績不可不紀以示將來遣其徒王環請予記之夫學校王政之本也洪惟聖朝視前代崇尚惟盛旣設師傅專其教復責守令以提調之憲臣以激勵之誠欲風化美



而賢才與其注意于學校者非一日矧太和實畿內  
風化所當先之地任其任者宜其奉承德意莫敢或  
後是以處仁下車不暇他及而汲汲于此以用其情  
斯又非知所先後者乎嗟夫興學校固爲長民者之  
首務而來游來歌之士又何可不知學之所當務耶  
且學者學夫聖賢則必心聖賢之心行聖賢之行真  
知而實踐善也吾從不善也吾避敦本抑末崇雅黜  
浮蚤夜孳孳思所以仰答朝廷之所需而不負出于  
學校可也若夫昧其遠者大者惟簾窺壁聽徒弄紙  
筆計釣科名徼利祿以爲身家之榮則末矣於是知  
及仁今日之舉豈曰尙虛文美觀瞻哉予因紀其興  
作之由而併記之以爲學者勸云

重修潁州儒學碑記

儒學之設崇正道也道莫備於孔子孔子之道萬世  
帝王常行之道正道也儒學求道之地也學有廟有  
廡所以嚴祀事孔子身斯道者也自餘七十二子羽  
翼斯道者也下逮漢唐宋元諸儒闡明是道者也祀  
之使人知所敬仰知所取法也有堂有齋所以處師  
生師知有是道將推以淑諸人者也生向慕是道研  
窮經史探索曠隱汲汲於求知求行者也是道也體



之於身而身修行之於家而家齊推之於國而國治  
達之於天下而天下平所謂正道者然也潁爲中州  
善地儒學之設非一朝一夕洪武丁巳由西湖北岸遷  
之南城街東殿堂廡齋旣建而新之正統壬戌提學  
御史彭勗知州王希初輩復葺而新之歷歲滋久旁  
風上雨新者浸毀成化己丑巡撫副都御史滕昭南  
京監察御史陳燮按部詣學慨然以修廢爲任遂相  
與措置白金若干屬知州李溥委耆民邢忠等市材  
鳩工卜日就事自殿宇兩廡神厨戟門櫺星門堂齋  
廡舍悉撤而新之飾以丹漆固以垣墉內外森嚴瞻  
者起敬學正張賢等謂吾道增輝不可無述因具始  
末走書徵記惟學校風化之本凡君臣之義父子之  
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其道皆係於此苟  
學校不立則正道不明人將賢賢焉莫知所之有弗  
流於異端之教者鮮矣我朝自太祖高皇帝肇修人  
紀遐陬僻壤靡不建學矧潁屬畿甸之近乎自今來  
遊之士仰瞻聖賢俯稽載籍求之日用之間驗之踐  
履之際使言必正道行必正道以之孝親忠君臨民  
卽政無一而非正道如是則於朝廷設學育才之意  
有司修建作興之功庶爲無負也已是役也憲臣倡



之知州成之人弗勞而事易集者知州提調之功也  
知州長垣人甲戌進士歷宰大邑遷今官其政績之  
善尤足稱述云

重修潁上縣學記

王 慎

潁上古汝南支邑以潁水名其風氣清淳士習知行  
義喜文詞邑故有學在城南兵燹中蕩無子遺洪武  
辛亥更度地城東北隅其地後瞰濠前之左偏軍儲  
倉爲委巷入無重門邃宇危檐傑棟大抵草創爲之  
而繼爲令者因之不能改圖故其制陋而日趨于壞  
埋固宜也正統己巳令某僅一葺治尋罷去明年景

泰初元鄭侯來令茲邑始銳意修學屬歲洊饑民不  
可重困第求其甚敝者時補葺之成化辛卯監察御  
史鄭君持節至潁上公暇祇謁先聖廟退視學舍缺  
惡尤甚因慨然興歎有繼緒前人之志蓋侍御爲鄭  
侯仲子知侯嘗有志修復而力不及者會軍儲倉吏  
以繕廩告遂亟命撤而東之得隙地若干丈戒工徒  
浚濠以其土實濠墾地復得若干丈夷其頽垣除其  
地之前仰者而拓以新所得地經度之前立泮宮門  
南向次立櫺星門巡按御史劉君復發公帑羨錢若  
干緡佐之以次建戟門三間東西廡十四間前之左



作神厨三間名敬滌所右作企德堂三間東西相向  
作亭名觀德于敬滌所東東向以習禮射于亭之北  
爲米廩廩北爲屋五區區三間鱗次中各爲院爲諸  
生藏修之所明倫堂後故有堂會食者頗偪仄去之  
而益以新寔濠地封土五尺立尊經閣三間其崇二  
十尺有竒廣稱之藏上所賜御製諸書閣左偏復爲  
學舍十五間右偏爲會饌堂三間堂側作屋爲庖宇  
門廡皆施藻繪丹堊交輝庭宇階城皆甃以甃禮殿  
堂齋亦加修飾旣落成教諭閩人陳君拳以書來請  
記予惟有民斯有養有養斯有教三代盛時黨庠術  
序國學之制立而王政行人材盛有由然也後世學  
制不講以宋室之興八十餘年迨仁宗始開天章閣  
議政事詔天下皆始立學則其他可知矣惟本朝治  
隆前古學校之制徧舉于干戈甫定之秋徒以郡邑  
之吏奉行有緩急故學有修廢如斯頽學自洪武始  
建至于今而墜典始一舉行而且民不知勞公不知  
費不旬月而蠹敗者易而爲鮮新刳缺者化而爲麗  
密邑人士改觀易聽來游來歌民心翕從風化流動  
使非鄭侯之良與侍御君之賢繼世一心以加惠頽  
人則學政日頽而德意不幾于泯乎是誠不可以無



記故特爲之書以復陳君使鑱之石以昭示來者鄭  
侯名祺字彥禧歷官通判福州今致仕侍御君名節  
字從儉廣信貴溪人巡按劉君名忠字摠誠濮州人  
其役始於辛卯三月成於是年秋九月記作於閏九  
月丙午云

亳州興造記

王 鏊

亳故湯都今城東北一里而近有湯陵三十里而遙  
爲桑林之野桐宮穀熟往往而在春秋時爲譙邑秦  
漢而降或爲縣或爲州或爲郡爲軍爲國紛更不一  
明初復爲縣隸河南之歸德洪武六年改隸鳳陽之  
潁州迄今百三十餘年矣其境大貨穰將強卒武不  
爲尊官無以鎮之弘治丁巳巡撫南直隸左副都御  
史當塗李公以聞詔陞亳爲州體視大邦時東魯王  
侯沂以選來知州事喟然歎曰茲惟殷之故都今詔  
所陞進而卑陋弗飾子何以視事於此乃鳩材庀工  
以興壞起廢爲任謂教化莫先學宮乃重新大成殿  
飾孔子諸賢貌像建明倫堂闢射圃繕黌舍又築郡  
厲壇於城之北社稷壇於城之西風雲雷雨壇於城  
之南又作城隍廟寢東西二十四司又以分司不足  
以貯使節乃建總司於分司之東府館於州治之左



又作預備倉若干軍儲倉若干官廳公廨各一然後  
日吾亦有所休乎乃改作州治前堂後寢左庫右廳  
東西列吏舍後又作庫樓二重門固鑄用戒不虞經  
始丁巳之冬迄辛酉而落成焉敦學有次享祀有所  
賓至有歸食有高廩貨有深藏聽斷承委各有寧宇  
其所建又皆高廣宏敞丹雘煥然遂非昔日之毫矣  
其用人之力木石瓦甓之費至有千萬役亦大矣而  
治之有法故財雖費莫知所從出行之有漸故力雖  
勤莫知所勞也侯於是可謂有功矣昔者孔子游  
路治蒲而孟子譏子產不知爲政則邦之改作亦有  
不得已者乎夫不得已而不得已者侈不得已而已者

都憲叢公祠記

孫以仁

已侈固非也怠亦非也若侯之興作其宜然乎可謂  
知爲政者也於是州之士夫咸來求予文鑲石著侯  
之功使來世尙有考也

霍爲中都鉅邑田壤高沃里閭實繁開邑之初城郭  
未備寇攘出沒邑人每以爲恐正德辛未流賊猖獗  
淮泗間江北震撼賊且聲言欲襲霍民驚愕皇皇其  
逃散而蹈溺死者不可勝計有司莫克禁止時丰山  
叢公自戶部右侍郎巡視廬鳳諸郡至霍邱霍之老



弱哀鳴嗷嗷咸攜負壅道而請捍衛官軍竟莫能行  
公進之曰爾地故無設險須創爲之顧帑無羨金爲  
爾之計貲有儲者十出其一民有少壯者協我軍爲  
之則功可成父老齊應聲曰若然是爲數百萬生靈  
錫之再造也遂略基鳩工親督版鋪未幾而浚者深  
築者崇壘砌者如式結構者中度不踰月而望之巖  
巖奕奕遠投近歸于是民有固志盜聞有備遂卽引  
去自是霍之生齒日聚而財用適贍矣官民憶公之  
功共圖所以爲報建祠縣治之後歲時伏臘享獻不  
忒迄今禩曆頗移棟宇就圯人心思公猶未厭也復

增其制而更新焉是年蜡月予巡歷壽州生員趙來  
聘曹時緒來求予言爲記予聞古之善治者類能相  
時之急而出其遠圖故其功可垂於永世霍之所急  
者城也公以文武長才爲之區畫屹然創建霍人遂  
藉爲世世之利守茲城者師公之意而加以化導則  
禮義亦金湯也人和亦地利也公之德不且永垂於  
無旣哉予旣得景公于東海又得聞公於淮泗聊卽  
公之見思於霍者而書之若公生平樹立炳蔚于邊  
陲朝宇自有國史可紀也故不贅

李公生祠記

孫賢



正德七年三月劇賊擁眾寇賴上兵備僉事李君行之遠入城與夏令必用謀爲捍守之計募義勇礪器械凡可以戡賊者畧具是時承平旣久民不習兵比境震讐君喻以利害爭前效力賊挽鉅車蔽濠橫驚則亟沸飛礮攢碎之賊樹長梯臨城巽以騰入則亟運鈎戟鏃戢撒仆之賊負木板戴草人以剗刷城址則膏油灌薪鉄籠盛炬散擲焚之矛銃矢石掀擊無時警邏嚴整號令精到又伺隙設奇躡而襲之前後計斬首三百五十級屬援兵垂至賊聞宵遁先是村落關廂之民有奔入城者有不及入者室廬遷燬少

壯被掠賊退然後民之淪賊與逃匿山谷者纍纍來復君皆勞來存恤俾獲寧宇於是茹恩佩德圖所以報者未幾狼山賊平而君且以外艱歸民戀戀弗克釋屢請於令爲生祠之舉因集財鳩工擇塏爽之壤中爲堂五楹左右有廡前爲大門肇事於是歲之仲秋兩越月而訖工令率僚屬耄稚以落之棟宇鞏朴青堊炳煥繪君像於正中使民歲時得以瞻拜而俎豆之遂遣國子生凌霄持狀求紀其成君固儒者也率寡弱之民禦方張之寇連十晝夜弗遑寢息指示鼓舞動中機會是豈習爲城守戰鬪之術者哉文武



一道而才之過於人也聞之禮曰有功於民則祀之  
頽之爲公生祠也宜矣君名天衢山右樂平人與子  
同舉丙辰進士

時雨亭銘

并序

邵寶

正德壬申春二月都御史彭公奉命勦河南流賊越  
四月賊平復命移師殪賊之逋于南者公至頽州飭  
戎兵使者孫君伯堅卽巡按御史行臺館公榜之曰  
都臺爲作亭以避暑時方大旱亭成卽雨伯堅請名  
公名之曰時雨蓋謂師出天王其神速如此伯堅以  
公命使來請銘初公祖道將行予方在朝數與餞燕

嘗擬功成之日爲詩頌之今而果然吾聞古之能師  
者維貞以吉維威以濟維全以勝維豫以立而濟之  
以機成之以斷公通儒也知用是道焉王師旣將克  
成厥功且不自居而歸之於上亭名時雨不亦宜乎  
伯堅素著風裁於是師與有勞焉銘曰

有鎮斯州宿我重兵有屹斯臺有翼斯亭孰亭臺中  
而時雨是名吁嗟偉哉彭公中丞中丞有文中丞有  
武鉞秉節持自天子所拯我人斯殲被豺虎中原旣  
清遂指南土民則太和式歌且舞維此歌舞中丞之  
功中丞曰吁帝載天工公贊神筭桓桓我師譬彼大



旱雨來孔時人亦有言王師時雨公維雨師既雨既處侃侃憲使從公于征迺後迺先駕風鞭霆有榜孔昭上對天日大田既膏嘉穀既實江漢滔滔河汴湯湯以蘇以潤雨流孔長公以雨來斯焉戾止時雨時暘其自今始人視亭只如棠斯陰公像弗留尙留公心

創修蒙城縣城池碑記

王信

士君子任天下之事必知之明行之果而功斯立蒙古漆園舊無城郭葉侯來令茲土政教著聞欲城是邑值歲歉不果未幾流寇南攻蒙當其銳侯捕逐之餘寇未盡百姓多獐驚鼠竄之虞侯謂民曰城池所以衛民遇變則當共守城可無築乎會邑人苗君騰待選家居力贊其成相與計議規畫聚財鳩工薦用分董日夜匪懈甫三月而工告成夫城池大事也修築重務也以周遍九里十三步之基不免財力之費

侯爲此舉而財不告匱役不聞怨者何其成之易也蓋成其績者重在得人侯能知人善任果確爲心所以成都邑之勝而建千萬世不拔之業也嗣是而民得安居生養以遂禮教以興典章文物百度惟貞蒙其文明矣乎侯諱寬晉江人弱冠登甲第名重當時



學諭吳君伯圭錢生端陳生瀛許生廷桂懇子言以志不忘不辭鄙陋而爲之序時在正德八年歲次癸酉夏四月望也

創建霍邱縣磚城碑記

吳崇

高皇帝龍飛淮甸掃平天下勅藩府州縣各建城池鳳陽屬縣有曰霍邱阻山帶水地僻人稀開設以來城則壘土爲牆屢修屢圯池則闢地爲溝隨闢隨壅今經百有五十年矣正德八年夏四月聖天子軫念霍民困於兵寇遴選廉能之臣孫侯誠宰之一日政暇觀城謀諸同寮欲以磚石爲根基灰土爲膏液庶

可爲萬世保障僉曰然遂丈尺城之計里長分築之排里甲總人夫而量役之一里之中不過二丈一甲之人不過二尺石取於山磚陶於野池則因舊溝而開鑿之城樓窩鋪翼然臨其上肇於八月望前訖於九月望後居人等以非文無以表非石無以誌將礮石於山而請文於子子旣序其事而傳之又從而爲之歌曰築城伊減兮堅金石鑿池繞城兮深數尺生爲朝廷兮保國脉下爲生民兮保家室百姓歌舞兮載街陌鐫石勒成兮永無射

嘉穀亭記

邢嵩



或有問于子曰天可必乎曰可必于民而已矣天人  
雖甚懸絕而其氣常相流通民心和天心得順氣應  
之爲禎祥否則戾氣應之爲妖孽天人之際豈可誣  
哉太和古細陽也正德丁丑歲關中許公來蒞其政  
越明年戊寅夏麥之雙岐者百餘本撫按州郡已命  
鐫石屆秋成穀之並穎者倍前數者民王能等亦叩  
撫按州郡而頌再命鐫石因徵記于予予往夏讀瑞  
麥記始而喜旣而疑爲或然之數及予有事入其邑  
見政和人浹民戴公若父母予之惑差釋卽今民徵  
嘉穀記予之惑始大釋矣蓋或然之數有于夏而款  
于秋矯誣之私未有能繼其後者茲穀也旣如麥之  
瑞於夏而民之記之亦不替于前則天心之順民心  
之和信然矣予于是亦重夫天之可必於民也因爲  
之記

重修潁上縣治記

曹 驥

今皇帝改元之二年盧龍廖侯以辛巳進士例外授  
爲鳳陽潁上令視篆後目擊縣治之敝乃詢之父老  
曰潁上有縣且有守禦所軍民雜處城池互守而竟  
如此何父老曰有年矣國初縣治在十字街西兵燹  
廢洪武元年千戶孫繼達領軍守禦改爲所二年縣



尹陳勝乃建于街之東時僅草創至十七年縣丞程克畊始高廣之及今百六十餘年相繼者補廢修葺未克全功也侯恣然曰傳舍之視君子所息第時方太饑且疫力不及辦姑置之越四年歲大熟父老請曰恢縣治而一新之此其時矣侯曰可凡聽事公署廡舍庫藏有不堪者咸因其舊制而更加恢擴增飾縣治前左立社學右立申明亭治之西百步許度其地之廣濶者立恤孤院制度嚴肅比次相連方取于民財贖以罪聲色不動而厥功告成父老輩欲立石以垂永久乃走霍索予以記予惟治天下國家一理

也創始者難守成者易予觀侯于頴治之修久矣度工量力候時審勢非一日也鳩工取材測制相位非一時也越二年而壞者以美缺者以完民不知勞財不知費推斯道以治天下可也侯各自顯德潛宇也北畿永平人

建太和縣城記

孫崇德

太和舊無城池凡來令者遭際承平狃於無事僅能築土成垣掘地成池而已其于王公設險守國之義漫不之講而好議論者且曰在德不在險玩愒因循仍其舊者百五十年正德辛未冬流寇南犯履邑城



若平地官與民攫其禍甚慘嗚呼使有城可據其禍豈至此哉越二年癸酉遼陽趙侯以鄉進士來官茲土一日閱諸城池惕然喟曰城以衛民池以衛城貴高深也今若此設有變如前日奚以固民乃進諸僚佐及士民計丈數揣高低度厚薄指示畫一而工役大興以金計者若干皆出于公而靡徵於私以夫計者若干如子來而靡憚其勞以磚石計者若干以木鐵計者若干皆出于陶冶貿易而民固弗知也肇工於甲戌之秋迄乙亥之春而成凡爲城四面周袤六里有奇計八百七十九丈崇二丈三尺濶七尺許爲

門四東順化西太平南天保北大義南北二樓先成之東西樓與四隅小樓鋪舍吊橋之類方將謀爲而侯以疾歸嘉靖乙酉南閩許侯選來令太和顧城池而謂邑之士夫曰趙侯其賢矣哉建不拔之功可無報乎致政徐淵諸生胡璉張璫輩乃合詞言曰宜立祠崇祀刻石頌德以圖不朽侯忻然乃復鳩工度材建東西二樓以卒趙之全功修祠塑像區其門曰趙公遺愛祠趙侯名夔字舜臣遼之錦州人

重建西湖書院記

呂景蒙

書院者何君子用以興賢也然則學校非乎曰學校



賢士之關也君子之化莫先於此然則又何事乎書院也曰學校之制在三代已有之而書院之設則自宋始其復書院固將導其機也其機維何曰人心之有思慕良心也良心之發患無以導之耳張而導之斯勃然矣然則賴人之所思者獨歐陽文忠已乎曰文忠之出守也在茲其退老也在茲言行教化之孚於民最深人之感而思之雖久不忘宜也此西湖書院之所以不可不復也復之何如曰復西湖則築隄防環樹木置佃丁額水利歲取直以備書院之費復書院則中爲四賢祠前爲門又前爲坊後爲梧月柳風堂最後爲勝絕亭東西直爲廂周爲垣入垣爲直道駕湖爲步雖未敵昔者之盛而昔賢之踪跡其亦可象也已其兼祀晏呂蘇三賢者何曰報功也元獻出守植柳建亭西湖之名始著所以開文忠之先也正獻踵之爲建堂於湖之滸端明則又播之聲律傳之縉紳而西湖之盛洋洋乎在天下人之耳目矣皆所以繼文忠之後也並祀不亦宜乎夫書院之重建監司李公宗樞創始于前從而成之者則有陳公洙孔公天胤及吾寅友茅公宰也其木石之屬則易諸地直撤諸淫祠其工食之資則又得取于妖巫之積



故予承諸公之謀而終厥事也總觀斯舉獲三助焉  
蓋妖巫雖罔利害民實鬼神毆之以備此用是有助  
于天也湖廢歲久今忽平地生蓮是有助于地也上  
下同心先後繼軌歡欣鼓舞樂觀成功是有助于人  
也嗚呼潁地其將昌乎淳厚清麗之風可復見乎遊  
於斯息於斯者其思所以昌潁風民矣乎若但流連  
光景以取夫一時之樂則作者之志荒矣是役也始  
於乙未之秋告成于丁酉之夏因碑以識歲月而并  
紀其由

烈女廟祀記

萬夔

魏曹世叔妻夏侯令女海秀妻李氏毛繼妻宋氏合  
祀之名曰三烈祠萬夔曰亳湯之都也其猶有先王  
遺風歟率之易于爲善此三婦者相去千有餘載全  
節守義以終婦道其心一也同有功于世教者祀典  
缺焉何以示勸于是邑人卜築爲祠合祀之落成于  
嘉靖乙未夏六月蓋夔遷謫之明年也僉屬余紀其  
事余維令女執義不棄衰亡之曹氏其事著明具載  
史冊可以不贅李氏於嘉靖二年歲饑夫亡力不能  
葬身親負土爲墳悲號哀慟里巷爲之感泣隣媪說  
之族人迫之誓不他適抱女沉河而死越三日屍浮



如生女猶在手宋氏于弘治十三年夫亡年十八苦  
塊神主前每夜以夫衣爲覆四十年不出閨闈哀歎  
傷目年八十四而卒嗚呼三氏女流耳貞一之操如  
終不渝孰爲而孰使之耶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  
焉者古今如一曰也乃世之學士大夫砥礪志行將  
矢之終身未幾臨事變而阻撓者多矣豈婦女之弗  
若耶利欲害之也

薛考功遺書記

五 廷

始子家食時嘗聞西原薛先生博綜羣書綴緝藝文  
聿追古昔爲詞林宗匠及遊京邑先生業已罷歸求

得西原集讀之並早年之作古雅典則清邁簡遠曠

駸入漢魏矣然曾知先生爲詩人耳後余爲御史謫

判亳州先生之也于時先生賁跡邱園潛心性命

精詣邃養迥超物外在亳凡年餘率間日一會會率

竟日乃罷相與討論藝業諮道蘊評隲古人商求

政事而先生才性高邁識鑿洞朗言未嘗不竭兩端

亦未嘗不令人瞿然覺惕然省也而行履之純充養

之粹取與之介出處之正有確不可拔者余聞先生

與故相以文字交厚及刻西原集乃併平日所作贈

貽詩刪焉此其意豈惟令人難之雖古人以文學名



世如子雲投閣之辱子厚叔文之黨而委身蔡京雖中立亦不免焉觀此則先生之所養可知矣子爲蘇州時嘗托衡山文子詮擇先生詩文爲考功集四卷行于世子猶收藏遺書一卷至維揚因出與艾陵沈子商之以爲不可無傳也因屬校正且付之梓使世之求知先生與先生之所以大過人者固在此而不在此也

三忠祠記

胡 袞

古之君子多樂崇獎節義之臣非直美其名也蓋前輩名節必俟後人表之而斯彰所以存天理立人道

樹世教勵風俗以是爲有國之大閑也元贈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隴西郡公李文忠者諱黼字子威潁人也父守中官至工部尙書公以明經廷試魁多士授翰林修撰歷監察御史禮部侍郎調江州路總管適元季兵起河南盡據徐蔡蘄黃間而九江居下流實江東西咽喉之地公則繕城守備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而上攻守之計於江西行省不報則椎牛享士激忠義以作其氣明年爲至正壬辰正月乙未賊徐壽輝遣其黨丁普郎等陷武昌乘勝破瑞昌公與黃梅簿也孫帖木兒瀝酒誓擊賊言甫脫口而賊游



兵已入境矣公倉卒設險動中機宜賊水陸繼進皆  
敗之二月甲申賊攻城急分省平章政事禿堅不花  
自北門出走公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  
攻東門急往救而賊已入城至是公猶巷戰旣而揮  
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六從子秉昭俱罵賊遇害  
兄冕秉昭父也居潁亦率衆拒賊被執不屈而死方  
元之季所在兵起元臣子奉身鼠竄或擁兵顧望甚  
而盜竊名器者蓋不知其幾矣公以孤城孱旅執馘  
扶傷無日不戰至於力屈而死公之心何心也在公  
猶可曰食人之食守人之土也秉昭未有分祿而懷

慨殺身以成其是秉昭與公共事猶曰忠義激之耳  
冕居于潁地異勢隔而竟亦不辱是可見正氣鍾於  
一門父子兄弟講求有素矣故君子謂元之必亡雖  
公固不能保其存然公旣業爲之臣則分有死而已  
自公之歿迄今百七十年潁人言公之事者已不能  
詳况於冕若秉昭宜其或遺之矣嘉靖癸巳歲象郡  
修飭呂先生以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來判潁州事  
懼忠義之風愈久而泯也相城東數百步外舊有淫  
祠不知其所祀乃謀諸郡守莆陽黃公九霄撤而新  
之有寢有門爲仰高亭於中凡若干間榜曰三忠祠



以祀公兄弟而配以秉昭門之外爲三忠坊所謂樹  
之風聲以崇正祀勵臣節也功始丙申七月七日逮  
十月二十日訖事乃舉祀而安神焉爰命衮爲之記  
疏其始末以告頴人使平居則集義以養氣臨政則  
守義以愛民浩然之氣塞乎天地利害事變曷足以  
撓吾之鋒於三忠不有光乎

六貞祠記

天下之理一也於臣爲忠於婦爲貞忠固臣之節而  
貞乃婦之道也考於頴得貞婦六焉其一曰范母其  
子孟博也孟博慨然澄清甘死如館而母能勉之以  
正臨決數語凜然不以壽考易令名可謂知所擇矣  
夫是之謂貞次時銓妻李氏方銓之歿李年二十四  
越四月而生孤用則紡績以撫用旣長而娶生鯨乃  
用夫婦又相繼逝矣七十二年艱難百狀卒撫鯨以  
永時祀是貞也次周兩妻韓氏年十七歸兩歸二年  
而兩卒韓守志五十九年如一日雖父母不能奪是  
貞也次張恭女年十七適魏隆甫四月而逆七犯頴  
在虜劇罵不辱而死是貞也夫四貞者貞也次日劉  
氏舍餘李深妻也其寡之年視韓其志視時李氏其  
壽加三齡焉雖未亡而墓木拱矣是亦貞也於是又



有陳州之陳海妻李氏頴產也夫卒辛勤事病姑以孝稱教子以祿養終焉雖歿於陳州而自出則頴也夫春秋魯史也宋共姬紀伯姬之賢大書不一書內女也因以著教焉然則李之宜傳於頴無疑矣夫節義在天地間如水流行地未嘗一日息頴六貞據今日所見聞乃得其五邈元而上僅一人而已豈貞烈之婦不必聞于時或雖聞而無爲之傳者世久人湮與其聲而俱泯耶嗣今不傳則六貞者將久而泯泯如所云亦未可知也修飭先生旣祠三忠安禱有日矣三忠祠南數十步有祠不載祀典則撤之而加新

焉其制視三忠其工費可相彷彿題其坊曰六貞春秋之教也祠成郡人士咸喜風教之振忠貞之氣將益昌矣爭礮石於祠俾袞爲之記

霍邱縣名宦鄉賢祠記

胡明善

嘉靖庚戌秋七月柱史葉景暘氏觀風於霍邑博劉氏縉以名宦鄉賢爲請柱史葉曰夫祀明之則也彰善癉幽後世以取徵焉不可誣也惟壽守鑿枚卜功德母貽忒祀爲霍羞守拜手稽首曰鑿不敏敢不敬天子之命惟天子肇稱殷禮祀於霍邑我惟於其宦若賢咸有一德不迷天子之憲我聞在昔宦於此者



楚莊時則有若令尹孫叔敖施教導民陂澤永世在  
東漢時則有若安豐侯竇公融忠孝慤誠廸有茅土  
在李唐時則有若守將朱公景識見玄朗却敵寧民  
皇明時則有若邑令嚴公敬物成務定宅邁跡有  
若邑博羅公善曠達坦平祇教淑人惟茲五人適駿  
有聲夫是之謂名宦生於此者在宋高宗時則有若  
昭信縣尉孫公暉精明剛果慷慨赴義有若統制牛  
公富剛毅昭戎英烈盡瘁在勝國時則有若孝子張  
公旺舅顧養錫類樂且不憂皇明時則有若左都御  
史吳公斌凝峻孤介率又民彝有若同知曹公謙廉

正清亮高雅絕物有若孝子徐公汝楫端厚純穆敦  
性格天惟茲六人作孚有衆夫是之謂鄉賢其餘樹  
德揚靈世遠史逸瑩不得悉書也敢以時復教夫子  
夫君子之制祀也惟功在民惟死勤事惟禦大災惟  
捍大患惟前哲令德之人記功以彰厥祀厥享惟永  
允若時則祀之務實也久矣否則誣焉耳昔孔子盛  
鬼神之德所以明教也霍之祀其大有所裨矣乎祠  
建於文廟之西左匾名宦右匾鄉賢工始於嘉靖九  
年迄於十年十月告成葉史名照號寅齋癸丑進士  
浙江慈谿人王守名瑩字鼎文已卯貢士福建閩縣



人劉博名縉字朝儀壬午貢士廣西桂林人

### 湯陵碑記

孫陞

陵在城北二里河北鳳頭村嘉靖二十三年同知傅  
榮封建三十七年御史張九功命知州張挺立廟堂  
樹之松柏按史記成湯自契至湯八遷始居亳書有  
三亳西亳在偃師皇甫謐辨其非湯所都南亳在穀  
熟湯自商邱來始都之書序所謂從先王居作帝誥  
是也北亳在蒙一曰景亳山名湯所盟處春秋商湯  
有景亳之命是也考其地理皆不出今州境百里之  
外而皇覽亦曰亳城北三里有成湯塚云是亳者成

湯首政之地斯民所當報祀於世世者也乃前此未  
聞有祀湯者何哉嘉靖戊午秋監察御史張君九功  
行部至亳詢其故憮然以爲缺典乃命知州張挺同  
知諸暉建廟於陵之陽祀焉廟成走書抵余以碑文  
請或曰亳之祀湯禮歟曰祭法曰先王之制祭祀也  
法施於民則祀又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此實有  
功烈於民者也湯而不祀祀典廢矣矧亳爲湯首政  
之地而體魄之所藏乎商俗最重祀湯作帝誥孔安  
國謂作誥告先王言已來居亳而盤庚之遷西亳亦  
曰茲予大享於先王則犧牲粢盛非亳之所常有事



乎毫安得而不祀湯也夫湯之功烈赫赫在天下非獨毫人之所當祀而毫人生于百世之後乃能聿先奏假爲天下觀德之倡謂非禮之善物乎是役也崇德善俗教民以禮監察君可謂得觀風之體要而州牧奉揚善意以存國故使歷世缺典秩然修舉其能亦足書也作成湯陵廟碑因以詩系之曰有娥立子曰玄王居于祗台遷於商十有四世天生湯道古賢聖基必張驪宮神告天降祥金符帝籙殊輝煌百辟來享商是常聖敬日躋官賞明一德咸有惟阿衡導我嘉師四海清仲虺作誥寬仁行桐宮桑林帝之鄉

景山丸丸松柏長大河東去何湯湯猶那久廢誰云將國故常舉委道旁遺塚七尺城北方東都御史按永荒曾行拜墓毫之陽持斧謨謀王有光新廟奕奕雲天翔卜日得吉展立堂金玉俎豆羅羶薌管聲嘒嘒鐘鼓喤我民世世來盛筐謚我皇運萬億昌

薛考功祠記

李先芳

余初讀薛考功集愛其滌濯滓穢寄芳腴於至澹有六朝以上風骨想見其人必倜儻獨行之士也旣弗克見則欲造其廬收遺書以傳諸後嘉靖癸亥余以尙寶卿貳謫遷同知亳州事始詣考功之墓閱文徵



明唐應德所撰墓銘若表及中丞南岷王公所收遺  
書序懽然歎曰考功先生節義文章盡在是矣因過  
西原草堂瑩心亭誦壁間喬蘇二尙書馬中丞諸公  
詩疎竹數竿大石巖巖清標恍如有見亦賦詩以  
之無何監察御史肅菴朱公臨郡余率國人請曰本  
朝弘德以來文人最賢者惟信陽何大復亳州薛西  
原祗礪修行高朗令終載于名臣錄久矣德清蔡中  
丞爲大復立祠專祀而西原未之及也且無嗣元可  
痛悼時南岷公以少司徒閱兵維揚余晉謁如公請  
且曰是吾意也兩院檄文俱下乃卜城東

氏故塋之旁實爲屬目之地方召工營之考功弟子  
國學生薛衢頗以學行禪其家乃扣郡曰方春恐妨  
民役衢家尙克堂構也願代成之郡相孫使君察其  
誠欵俾竣乃事復齋十金助之余亦採大木數圍樹  
坊以表其門衢懇余爲記余惟先生之初弱冠也儀  
封王浚川見而奇之後爲忘年之友先生之家居也  
南岷公見而友之永爲莫逆之交二公以大諫名御  
史一外補而得西原所得逾所失矣余不佞待罪兩  
臺出倅茲土粗通聲韻靡所取裁思欲執經先生門  
下竟不可得旣聞父老述其歷官居鄉之行令人悚



心拭目歎服久之爲我程法者豈惟雕龍之技哉奈  
何不我時邁徒切山斗之仰耳嗚呼先生抗節世氛  
拂衣從好所蹈益偉而不自已所學日邃而不自知  
詩文其餘事也晚年閉關解體忍性黜聰而考註老  
子自號大寧居士亦紫陽註叅同之遺意固不害其  
爲通方博雅之君子也嗟嗟先生旣沒時有六載祠  
之落成創自今日首倡建議之端永享鐘虞之祀宵  
旣瞻之在邇令聞傳之無窮士林缺典不爲無補而  
夙心亦少償矣雖極被嚴譴無悔也人言士有曠世  
而相感者夫豈偶然哉茲敘其大都并前輓詞一章

鐫之石云

潁州重修城池記

張光祖

皇明嘉靖辛丑壬寅間蠢醜猖獗我皇上申敕中外  
胥加戒嚴尤諄諄於城池是務寒村蘇公以才擢潁  
兵憲旣下車周視州治內外曰城頽然圯矣池堙然  
塞矣遇警將奚賴焉乃條上兩省撫按諏日命工築  
者築而濬者濬約而計之爲門五爲樓八城外爲堤  
爲河爲馬路自東門迤南至西門止裏馬路俱濶十  
丈河身俱濶十五丈西門迤北裏馬路濶八丈河身  
濶十三丈西北城角迤東至小西門迤北裏馬路俱



濶六丈金雞嘴迤南至東門裏馬路濶七丈金雞嘴  
迤南至西北角三面外馬路俱濶二丈五尺東北城  
角迤南裏馬路濶一丈五尺河身濶五丈五尺外無  
馬路緣民居稠密也河之兩岸樹柳數萬河內種芡  
菱芡葦七越月而工完夫修城疏河樹吾頴百代之  
防跡其績而劄之石夫孰曰不然公名志臯字德明  
號寒村順天固安人起家壬辰進士先令瀏陽調進  
賢晉秋官郎所至有聲

修頴上縣東門河隄碑記

屠隆

頴上城東門面大河河從汴下走淮泗北折而東衝  
激城垣故障以隄水歲齧隄圯矣去城不一武而近  
水至輒灌城城且不支萬曆歲丁丑屠子隆奉命來  
令頴上甫弭節于郊則進父老博士諸生曰隆不佞  
以主上命得從諸君子遊諸君子何以教不佞敢問  
治狀何先父老博士諸生起對曰善哉大夫幸辱此  
言頴之人福矣治寧有先于河者隄城衛也隄壞城  
將從之失今不治明年無可爲者民其魚乎屠子愕  
然曰令何爲凡以措意氓黎而安全之者也民其魚  
乎奚令之爲也先是爲頴上者何狀而至此曰治難  
哉頴上邑十九里邇歲苦不登民貧而賦歛急迨且



寸之二三矣帑有一錢乎亡之河且奈何屠子曰其  
亟議于是衆議僉編富氓不可亡論貧富家括一錢  
又不可時觀察朱公郡守張公授方略甚詳屠子議  
先捐俸同官亡不捐者而後下令百姓曰河務急矣  
此執事者之責亦黔首之患也今不敢以大功勤苦  
爾父老子弟而聽爾輩各以其力助夫疇非食土之  
毛乎爾亡有所愛大水且至執事者行與爾父老子  
弟同日魚爾又何愛乎蓋令下之明日而捐金錢持  
牛酒糗糒伐木畚土來者滿車下焉邑又苦無石則  
盡發邑治徒步走百姓家借石一二城隍廟兩廡外

有鐘鼓樓二甃石可數萬取之他神祠亡不取者又  
編索郊以外殘碑斷碣壞橋廢寺于是有石矣以萬  
曆六年戊寅春王正月六日屠子自爲文率父老博  
士諸生泊千夫長百夫長臨河而祭告于大河之神  
自興此役屠子曰臨視者二憫卒之勞爲更其老弱  
節其勞苦問其饑寒而燠休之卒感屠子忠誠人人  
勤也始于正月九日終于二月二十有九日河工告  
成城下築土爲路外爲石隄下用巨石甃其上鑿木  
爲鈎連而灌灰其中石隄之外復隄以土土隄之外  
植木爲椿植木之外又隄以土植木焉爲土隄者三



爲石隄者一爲植木者二自東起而北走凡長五十丈廣五丈高五丈五尺成之日諸君咸舉爵勞屠子屠子謝曰自古歌于思咏澤門未有不胥多口者今是役也以民力且以民財而大衆爭先功成不怨驩然序終始隆不佞何以及此隄成告成事觀察朱公郡守張公閱之喜犒令以下有差衆議工成宜有碑乃亭其上劉石碑焉於是屠子又爲東門之歌歌曰浩浩東門流波紆邪日落風起蛟龍趨邪黑雲垂垂波臣呼邪瓠子夜夾翻具區邪水來平城民其魚邪官蝦蛆邪皇德曠蕩九域宅邪河工之成一何亟邪

興東門者習邪繫神力邪

管鮑廟碑記

頰上祠管仲鮑叔禮也舊志管子頰上人蓋本之史記今邑有管仲墩相傳爲管仲故里而不言鮑叔頰上人近考之張處度注列子謂管仲鮑叔並頰上也處度在晉去春秋時不甚遠舊志必有據矣由管仲至于今數千年邑無祠不佞承乏茲邑日斤斤不遑抵官之明年始得修學宮制祭器稍葺南北壇壝既築東門河隄劉長碑翔綠波亭邑稍增勝于是捐俸哀金不給則以士民所樂助爲兩公祠吁嗟乎夫



學士無輕議管子也蓋當是時冠帶之國碁布焉莫不以其驍雄桀驚之氣爭長不下管子夾輔齊侯約束列國列國雷動而赴之計其所展布鴻鬱鬱烈哉世人往往以器小訾焉夫令管子當仲尼則器小令與後世人物絜長較短何如耶後世襪線之士動輒張口謂管晏卑卑無竒此平居抵掌可爾令身爲之何論匡合卽羣百夫麾蓋之下亂矣吁嗟乎管子者奈何可輕議也抑不佞於鮑叔有感焉夫綿綿之葛在於中野良工得之則締綌不得則槁死士不得相知則沒世而文采不見管子信才賢微鮑叔則齊國一黜凶爾故仲之所爲鴻鬱鬱烈者皆叔有矣是以君子貴叔也世稱相知皦日要盟青松指心不斯須而掉臂去之則市道也叔之家犬寧食其餘乎是不佞之所重感也則祠鮑叔抑又可以風矣

禱雨記

曆隆爲頴上之明年是爲萬曆戊寅四月有事壽春四之日大風明日人言頴上大雨雹傷麥苗至五月又大旱爲文禱於城隍又禱於張龍王之神禱二日不雨隆曰天之降災深矣雹已不堪又加之旱寧有雩類者隆乃暴赤日中從朝至暮越二日又不雨博



士諸生齊民心憐余環而涕泣者以百千數隆謝曰  
隆不獨爲吾民且以盡吾心焉天降災吾邑而方且  
泄泄然息陰就涼以自爲愉快吾思重有戮辱爲文  
告於神者三始頓首謝過乞憐其辭哀已而激切語  
涉不遜命遷神對暴日中日晡乃已卽夕雲起詰朝  
而雨明日又雨然不甚霑足隆又思入禱玄帝廟旣  
出隆忽與同官曰盍與諸君返玄帝廟待雨乎遂返  
入後殿是時日向暝矣俄大雨竟夕四郊霑足自是  
連日大雨嗚呼異哉雹而旱而禱朝出夕還窮日夜  
不休形容顛顛無入色禱祠如此而神卒不應將遂  
謂官冥不可詰嗟乎詎謂其如響也神理孔章可畏  
哉隆於此滋惴惴思矣世之貪殘恣睢負心者豈誠  
謂天道神明遠哉隆謂此事可用自警亦可以警世  
也故記之

潁上令層公去思碑記

遲可遠

公諱隆字長卿東海人也萬曆丁丑舉進士戊寅來  
令潁上一年天子旌公能遷青浦令旣行潁上士庶  
欲誌甘棠之愛以是碑爲請且競言公治潁上狀按  
潁上城泊大河河水衝擊奔怒遇濠潦城幾爲浸公  
修築河隄親操畚鍤爲民先一切竹木沙石設法措



辦不旬日輒就夏亢旱禾苗焦槁公憂形于色司巫  
舞雩爲禱公歎曰吾爲民禱雨烏得付司巫者而自  
取愉快爲乃暴赤日凡越兩晝夜不休須臾雲蒸露  
霽應時澍雨禾苗盡庭庭然起有母訟兒子不孝者  
繫之堂下論以天性至情卒改爲慈孝一囚者脫案  
經年連坐其母母繫獄淒淒然衣不完肘公憫之曰  
罪不及孥矧母耶貸之其囚自伏庭下請死公更爲  
請從末減囚竟得釋卒改爲善簿書之間輒進弟子  
員聚而課之藝士咸彬彬然臻于文翁之化他如濟  
治河渠停勻勾差不事鍛鍊不假篋楚修素王宮滅

生火辨節婦寃勤學校課蓋未易更僕數也公家  
世簪纓四壁徒立甫弱冠才並倚馬迨成名一時同  
雋士咸推轂焉謂賈太傅司馬長卿復生而治潁上  
則又如此文章政事寧兩途哉固宜士庶之蒲伏而  
來不遠千里也因爲勒其事爲異曰太史觀民風者  
采焉

蒙城縣舊志序

施堯臣

蒙城縣於濠爲屬邑山川靈淑風氣淳龐蓋高皇帝  
興王發跡之近疆也且自南畿視之股肱之勢若漢  
三輔然夫地翼龍興則天地苞符之運以協制轄畿



輔則廟堂倚望之意尤隆邑之所繫誠攸重矣而可  
以無志乎夫學奕者必稽諸譜業醫者必稽諸方志  
固從政者之譜與方也無所稽則弛張因革幾緒百  
千欲端默帷中流覽四境俾窮閭僻谷之情狀森陳  
階序可按而睹焉亦恒難矣此志之作所以不容已  
也然志之義取裁於史其爲體也尙嚴其脩辭也尙  
覈如是非微謬於輿評繁簡不準於中道均之舛焉  
爾已志其可以苟作乎今觀吳侯之爲蒙志也舉百  
年久曠之典於三年政成之後誠研精殫神而展未  
經濟黼黻之洪謨矣謹自其所纂集者而編閱之志

等輿地謂邑之置牧綏猷必先於

而畫封畛

也疆域旣奠營作斯肇故次建置止基乃理惟正是  
供故次食貨民生阜而善念以生禮義可措矣故以  
章訓次之民知禮而上下以和神八可諧矣故以典  
秩次之民脩祀而風俗以同天心昭應矣故以觀省  
次之占幾布政係於職官列其名而賢否之跡可考  
也官師得人則賢材興起人物不可以不詳也有人  
斯有文取其炳蔚而裨世教者載之故以藝文終焉  
旣提其綱復演其目勒之爲卷者八釐之爲條者四  
十有三理明而事核義正而辭嚴郁郁乎文哉志成



屬不佞爲之序予謂志者記也匪直記其事已也蓋使後之從政者於是求其故以盡夫更化善治之道也侯以平易爲心仁愛爲政觀斯志也侯行良之績亦可得其大槩矣使繼侯爲政者循軌守節而裁之真可以不下階序而流覽四境矣侯名一鸞字文盛世家括蒼白巖其別號云

重修潁州山川社稷壇碑

徐治民

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君一人不能獨理也使羣有司司牧之至於境以內陰陽默相俾雨暘時若禾黍告成者則山川社稷之靈歸焉以故先王制

祀典各祭其封內神祇以伸祈報記曰山川神祇不舉者不敬不敬者君削以地經曰社土之主也土地濶不可盡敬故封土爲社以報功稷五穀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神以祭之敬慎是守毋或失塞蓋自古重之也我國家禋祀之典斟酌百王特重山川社稷之神郡邑皆有壇祭以春秋二仲戊日潁爲中都重地歷二百餘禩號最繁盛壇舊有垣有樹有齋宮有更衣宰牲所始未嘗不虔也顧邇年來非旱魃爲災則河伯爲祟倉庾告匱餓殍載塗豈神之弗靈抑人致之歟守此土者四顧徬徨持籌莫展今



日之賴殆非昔日之賴矣述菴林公奉命來牧甫下車卽課二河於備賢序飭坊表濬溝渠議賑貸緩征徭詣所措置悉達政體之詣郊外直祀見基址傾圮羊豕盤旋喟然歎國典國脈蕪穢一至於此卽有昭告靡文神已吐之又何怪乎水旱頻仍饑沍游至也因進近壇父老併召諸人士申之曰賴民重罹災稜慢神之咎在守土者爾民何罪吾特爲爾民禳之隨捐俸重修募義民褚夢龍董役高其壇壝衛以垣墻正封界樹坊額飾階級仍建屋二楹爲更衣所擇謹厚一人守之以時六掃除陰月而告厥成維時士庶

快觀盛舉僉欣欣然喜色告曰吾父母愛民敬神崇國家之大典調民雨暘錫民禾黍拯溝中之瘠於春臺之上何厚幸哉不佞治民荷生成之惠與編氓并渥蓋不能已於颺言者於是乎爲記以紀其事

兵憲濟寰楊公去思碑記

李學禮

濟寰楊公以科第起家歷仕至賴州兵備副使先是賴軍屯人百畝糧六石額外占種者爲餘地聽軍民買賣襄陵李公混屯餘地每頃加軍裝四兩公至調停減半軍民胥安歲阻饑公發倉粟賑之捐俸煮粥以活老弱賴不產稻上供之米貿於隣郡賴旱隣郡



亦旱米無從出投文撫臺以蠲折請於上當宁感所  
奏遂遣科臣發內帑下賑賴道所攝旣遠而上下牒  
訴倥傯填委日不暇給公獨敏于裁決暇日進諸生  
校藝拔其尤者優賚之歲時常捐俸以資不給事有  
寃抑不平輒爲之伸解雖當盛怒時草野之士越次  
陳謁多改容禮焉士感其遇爭自濯磨馭武弁以寬  
和然少有犯卽抵於法不少假故衛所亦砥礪得不  
墜云公擢山東叅藩賴士民謀勒公績于石以識弗  
忘余謹敘其始末而繼之以歌歌曰賴水清清四境  
春生公也長城謳歌不忘載石用彰鄴丘之陽

賴州重修尊經閣記

甯中立

經常道也原於天具於心心有是理則發之而爲經  
經也者所以志吾心之用也夫人不能一日無此心  
則不能一日無此道尊經卽以尊道也我太祖高皇  
帝應運而興罷斥百家獨崇聖道廣勵學宮詔薄海  
郡邑咸建尊經閣於學宮之後土非經不以取士士  
非經無以自見迄於今家絃誦戶詩書士有忠孝之  
風民無頗僻之行尊經之效可謂極矣賴州儒學舊  
有尊經閣朔始於臬憲孫公磐顧其規模湫隘且歲  
久風雨漂搖漸就傾圮萬曆三十三年太守黃公奉



命來守此邦甫下車卽謁聖廟因周覽學宮見之慨然曰此吾事也夫顧方值大稔後民力凋耗未可以經營計也閱一載休養生息瘡痍稍起公曰可矣於是捐俸爲倡頴人士感公之意亦各以其貲佐之閣成計五楹高三丈延袤二十丈階高六尺左右廂各三楹弘廓而嚴整視昔之制不啻倍之甯中立曰余嘗見世所稱賢有司者不過屑屑於簿書刑獄徵發期會耳烏知所重之更有在哉若吾黃公者養終而教始經尊而道明可謂知本務矣是役也經始于萬曆二十四年九月畢工于二十五年五月力不告殫財不告匱民不廢農時工不勞督責凡所紀皆可云黃公諱大賁楚之興國人

揜骼園記

揜骼王政之一也古者聖王旣以勤民而使之養生送死無憾矣不幸而值天札之戾則又有甸師職之以時瘞藏濟吾仁愛之所不及夫是以化災沴爲休祥三時不害而物阜民康也吾頴數年來水旱頻仍民之流離轉徙者無論其饑而死者十之三疫而死者又十之三今之存者皆凋敝之餘也田疇荒蕪道殣相望民救死扶傷之不暇而徵科如故困踣益甚



夫困踣甚則怨咨深怨咨深則和氣滯塞而年愈不  
登無亦氣數然歟天子軫念畿輔舊地慎選賢良維  
時晉江林公學閔受命來守此邦甫下車目擊其狀  
潛焉以泣慨焉以奮曰民生若此將何以副簡書稱  
上意旨於是召集父老無日不講求民隱而經畫之  
今年春巡行阡陌以勸農事見死亡載道瞿然曰凡  
此白骨皆吾赤子吾不忍見烏鳶之啄螻蛄之食而  
蔓草之縈也乃檄委吏張文卿曰今茲拚骼汝其董  
之我則指俸暨所措處用資席藁具汝勿怠厥事文  
卿督役如命計拚過屍棺共六百七十有奇其零星  
殘骸不下萬餘此拚骼園之所出興也於是民咸奔  
走相告語曰使君澤及枯骨若此况生人乎乃皆相  
與招諭流亡俾返鄉井民始有歌鴻雁而泣山東者  
矣余觀古循吏傳如文翁召杜之流其嘉績之載多  
矣而拚骼獨無稱焉豈其時所值之幸耶抑史氏不  
知而忽之耶不然是又出我公下矣何論今之世耶  
公邃于學篤于行其待我士民也教其不知而卹其  
所甚敝推心以置人腹而芥蒂不存焉蓋卓然有道  
之士哉拚骼園在城東南七里舖之原地凡若干畝  
其無園名而拚同者曰厲壇曰馬神廟曰北關一舖



又若干所而獨標於此者志其綱也

西湖松喬祠記

張鶴鳴

地靈係造化人傑係地靈曠世神感贊造化所不及  
係人之心吾潁有西湖在郡西湖廣十餘里橫二里  
許唐許渾從事于潁已有蘭堂桂楫之句至宋晏歐  
呂蘇相繼守潁賦詩飲酒其間西湖之名遂滿天下  
後之君子仰呂公高風立祠湖上別創書院彷彿槐  
市之遺世廟乙未兵使者李公宗樞侍御遷判潁事  
呂公景蒙言于當事而飭新之復湖地十頃以供奠  
醑祝釐之用予童時猶記菱荷十里楊柳盈堤林鳥

嚶鳴淵魚游泳依然勝境今奠醑祝釐之地侵矣利  
湖田盜決防矣利魚者絕流矣甚且告增租以圖自  
便矣有識者感今思舊憮然有河山之慨焉郭公以  
中都別駕駐節於潁政暇尤注意勝蹟景慕先型泛  
西湖之陂瞻四賢之像喟然歎曰茲湖也滌滌泮泮  
水天凝碧秀淑所鍾遂產諸賢顧名宦祀四賢矣鄉  
賢未奉俎豆殊爲缺典遂捐俸立祠祀漢郭光祿憲  
陳太傅蕃范曄以宋焦伯強干之明盧中菴翰  
配之夫潁地固多奇士祠僅五人者何也光祿拔刀  
斷鞞嘔酒厭災忤旨不起光武有觥觥子橫之歎



而名不列雲臺位不至公孤遇負其德矣仲舉下  
禮賢答殺權使推案圖奸拔劍叱甫七十元老致黃  
門從官騶蹋之慘范孟博登車攬轡慷慨澄清凜  
凜清裁利刃齒腐讀其母子永訣之言令人千載悲  
痛以三公之賢而道不得大行身或罹奇禍乃故國  
發跡之地歷千年無專祀者天理人心安在也伯強  
端士一時學士大夫翕然敬禮之至爲築館歐陽公  
贈詩云自得九鼎重又曰皎潔寒泉冰其玉潤之標  
宛然在目中菴居官廉介居家恂雅澹泊易直一代  
儀型著書萬言大有功於聖教一則沉淪于散齋一  
則萋斐于初試磨礱一世不顯于時而得與三公並  
祀于異代之後彼好修者有弗勃然奮耶造化生五  
公不能使之不死于禍不窮于遇又不能使之必祀  
于後世爲有德者之報然卒能使五公與四賢並薦  
馨香者幸有我郭公也曠世神感贊造化所不及係  
之人心信不誣已昔李元禮與郭林宗共載薄笨車  
登大隗之阪觀者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予于  
五公亦云爰以松喬名其祠郭公諱蒙吉字正夫號  
瞻澳河南衛輝府新鄉縣人

雙烈傳



張氏張清女許聘劉中焯女與中焯生同年月日將  
于歸中焯病篤女朝夕有瘁容夢白鬚老人牽衣曰  
劉四郎已辭世矣覺而揮涕不敢言與母晝坐忽見  
綠衣少年倉皇入室尋之無有也女語母曰兒夢惡  
今又見此殆不祥正語聞門外訃音至女急檢妝奩  
盡給兩嫂獨取繡枕及男女履各一雙投火中哀號  
欲詣弔母不能挽勉從之與偕往至已殮矣女撫棺  
曰何不少待我了無哭泣但搜中焯平日衣巾圖書  
而已是夜遂自縊母與中焯叔祖母亟救免女故請  
緩葬期中焯家依其言乃朝夕供奠柩前必祝曰張

氏在此如是者數月嘗曰我兩人八字同何壽夭懸  
也比葬前一口女稱病早卧母與祖姑亦相與假寐  
女起縊棺傍兩人驚救弗獲而死衣帶間有團結物  
視之則所搜圖書敝衣巾也時方一十九歲中焯堂  
弟中燿娶呂氏太和諸生呂先春女適中燿四年而  
中燿病歿氏請寬其棺將從夫殮家人咸勸解之氏  
蓬首橫身不許殮母知其志日夜守之旦偶下樓屬  
其八歲弟昭明伴守氏忽起整衣不冠不簪盤髮爲  
髻給昭明使探母卽以所繫麻緇自縊昭明回見狀  
驚呼墜樓家人奔救已無及矣年二十有五時中焯



中耀方共爨而居乃兩烈女子接迹而起豈直爲一家之光已哉

張烈婦傳

劉九光

張烈婦者細陽臺閣女也年十六歸諸生張雲鵬自廟見後每雞鳴以箴規相重雲鵬下帷攻苦越三歲感脾病久不愈婦晨夕侍湯藥勤瘁周至明年戊戌雲鵬食漸減婦亦減食骨立不勝衣已而焚香籲主蒼矢茹齋終其身弗應願以身代又弗應則割臂肉爲糜食之而雲鵬疾漸革婦撫枕痛哭曰吁嗟乎妾與君期百年伉儷恨不克終命也去妾三日必從泉

下矣雲鵬領其意付紅巾以訣婦悲號遂絕飲食三日旣殮婦抱雲鵬衣履置几上語姑曰是兒物也當留爲念隨泣拜堂下又出已衣裳簪珥分給家人餘悉火之翁姑知其意令家人嚴備焉至夜備者倦婦乃就縊有婢夢中聞呼聲驚起解其縊不果死婦痛曰吾期必死是何奴敗我事俾不得遂三日約也每聲一號血出如湧其母勸曰兒死不更生守亦節也何自苦乃爾婦復痛曰逝者無遺孤兒將何守且安忍苟活且夕令九原之魂索莫耶母日夜備嚴不得間至七日婦頓足曰遲矣遲矣郎得無疑中變乎乃



祥語其母曰吾首久亂如蓬今七日當斂髮奠思稍  
飲食母信而喜謂女意回矣方往櫛沐婦亟趨閣閉  
門母急排閣已死梯下縊帛卽雲鵬所付紅巾也年  
二十一死之日乃七月十三時正溽暑婦歿及殮越  
兩日夜顏色如生

潁州創建青龍橋記

張鶴騰

水經汝水出天息山地理志出大孟山歷汝南至原  
鹿南入於淮杜預釋汝陰有原鹿縣潁水三源竒發  
左出少室南谿東逕汝陰會於淮春秋楚子次于潁  
尾蓋潁水合淮處也州據汝潁之衝南漚三川川南

接大小潤谷河三河淮汝之支三川又三河之支也  
後浸失故道西南二川今仍入南隍折而西北入潁  
大旱亦澌澌不絕水漲可泛輕舫溯三河而上獨東  
南一川漫漫掉臂去焉識者謂五臟之脉周漑而後  
神王注泄則竭旁溢則渙西南二川北入潁者若壑  
赴海一瀉無餘惟建閘而後可以收一郡之命脉東  
一川掉臂者若賓謝主漠然無情淪巽水建橋而後  
可以發一郡之竒麗此真知水脉而符青烏家言者  
也今上戊寅歲兵憲朱公東光郡守謝公詔亟欲培  
護潁脉於城西北隅創建石閘後爲洪水擣齧徒餘



亂石卒無有能復之者至於巽水之議徒資道謀夫  
水東背是旁溢也北赴是注泄也旁溢則入不充注  
泄則出不繼潁之不振咸謂坐此夫人之與物雜然  
處大造中而萃渙損益之際卽天地不能主有運存  
焉潁土之氣穠厚鬱積故鍾爲人文魁軼卓犖爲汝  
南冠若陳太傅范清詔諸君子莫不藉甚當時乃後  
稍寥寥則運漸薄故氣漸疎人材亦絀焉不繼耳我  
父母林公於甲辰秋來守潁潔已愛民振廢舉墜而  
尤留心學校首繕黌宮次鑿巽水旁溢者西與二川  
合矣建橋題曰青龍從震也天鏡朗開長虹忽起潁  
地增一勝槩矣豈潁之運適際其益故地氣適當其  
萃乎又安知仲舉孟博諸賢不接踵於今世也夫旁  
溢者已收入矣而注泄者不瀦不無尾閘之慮水脉  
之所禁也則增閘約水以固元氣非潁長計乎是又  
主乎事應關乎運會匪青烏家區區眇論所能窺測  
者也

重修太和縣儒學記

吳文梓

自古人才闢氣化氣化藉司世教者爲轉移太和爲  
湯沐邑國初景運昌隆士子如司寇王公質翰林紀  
公鏞勲業併著亦旣彬彬稱盛厥後流賊屠城荒歉



頻臻有司缺絃歌之教甚至澤宮茂草以故士氣抑鬱弗振越八十餘年科第寥落歲丙申來侯以名進士賁臨茲邑如農桑戶口賦役訟獄靡不悉心經理尤注意本原之地進諸青衿士優其厨廩櫛其課式朔望講明古先性命道德之奧而躬加勉飭意良厚矣一日周視學宮傾頽慨然捐俸薪紙贖之資鳩工聚財以新其制與學博李君金君朝夕籌度不三年廟工告成其經營次第先聖殿次兩廡儀門次名宦鄉賢祠次櫺星門俱令堅完可垂久遠泮池規模狹隘相沿殊久命工改作寬廣有侈前制門外風氣阻

塞恐傷地脉乃闢青雲路以通其氣建橋以儲其流兩傍築墻種樹以培其秀上下周闔煥然一新自明興建學至今二百餘年所未有也四方濟濟環橋門觀者借謂文運將開當有科名應期而出秋闈張生名立果以捷聞諸衿士交口相告謂侯挽回氣化不可無言以志不朽于是徵言于余余惟夫士方衡居蓬伏覲當事者迂踈士類輒歛歛不能已及旣握符綰綬仍邈不相關如侯雅重文教作新宮墻真可以風斯世矣爾諸衿士更當乘時銳修處則咀英吐華出則澤枯潤槁遠邁王紀二公而垂聲竹帛斯乃不



負侯修學意哉余故直書其事以勗多士且以告後來吏茲土者侯諱儼然號小澗登萬歷乙未進士關中三原人也

霍邱縣溫公生祠碑記

焦竑

語有之感豫出異夫惟出有異也而感且豫則方至而悅既去而思此其繫於人情非翕然必至者哉吾茲于霍邱溫侯而得其所以得民之故未嘗不三歎也侯總一方之政其所翹首而待澤者林林然徧于四境未易亡害矣而人人當其心謂民所祈無如侯者侯之去也于是謀爲祠生祀之而以記屬余侯

人寬厚持重內剛而外和嘗言興民利不若除民害顧除害所以興利也先此霍罹歲凶盜賊蝟起常事者異懦一切縱舍之良民至聽其剽奪無敢誰何蓋卧不帖席者凡幾年侯至稍笞其一二以風指百姓百姓乃敢訟言諸姦形狀侯悉抵之法邑中爲清又嘗大旱輒率寮屬父老步禱于龍泉跋涉三十里當是時有三龍現雲表雨下如注邑人謳吟之而侯方緩催科嚴保甲疏錢弊課農桑平權衡戢胥吏諸所爲平徭清賦養老存孤者甚具至青衿者更加培植而優異之故三載以來野有馴雉家無吠犬探丸發



篋者宵遯而瓊尾流離者來歸製詞所褒心勞撫字  
政用寬和侯業當之無愧色矣藉令懷齷齪之心從  
鹵莽之政而眡厥官如蘧廬未有不忿怒缺望願其  
亟去者何感豫出異之有乃于侯則尸而祝之且寄  
辭于貞珉他日過之有不垂淚如峴山者殆亦鮮矣  
侯名如璋別號用廷閩之海澄人舉己丑進士與余  
同籍自貴溪移令霍邑而代士民來請文者爲余門  
人太學陶以詩云

著經堂春登臺序

一作石  
明經序

李維禎

萬曆壬子郢人馬呈鼎守亳創著經堂刻道德經連

序共石六十四塊堂左建一臺郢人太史李維禎匾  
曰春登又作石經前序曰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  
里人也括地志曰苦在亳州穀陽界有老子宅及廟  
馬大夫守亳三年新老子祠復勒其書於石而以余  
同姓又嘗承乏載筆玉堂之署與藏室史畧同屬爲  
序蓋老子大指在澄開濁而歸清靜化矯僞而還自  
然其治身每退然處下儉嗇柔弱昏愚拙訥偷淪缺  
損謝絕世之榮名要於少私寡欲見素抱樸致虛守  
靜比赤子而象帝先其治人則以身觀身以家觀家  
以鄉觀鄉以邦觀邦以天下觀天下無棄人無棄物



持其安而謀其未兆民安居樂業兵甲不陳什伯人之器不用以與天地相合道大矣德至矣而無如後之學老子而失之也約有三端申韓之刑名蘇張之掉闔兩晉之清談是已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爲寬裕者曰勿數撓爲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故申韓之刑名罪不在老子在刑名而托之者也老子曰將欲喻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日中則昃月盈則虧天道虧盈而益謙有徵明矣是說也令夫人當張強與與之際懼然而思警也非導之巧爲取也故蘇

張之掉闔罪不在老子在掉闔而托之者也程子曰申韓與老子懸絕蘇張取道更遠此定論也老子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禮之用和爲貴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世儒執名義膠器數以爲禮人情厭苦之而晉人放達興焉當時業有識其非立心但利其縱恣耳老子意蓋以行禮者忠信薄而亂始生豈謂禮薄忠信而首亂哉故兩晉之清談罪不在老子在清談而托之者也文中子曰清談盛而晉室衰非老子之罪也此定論也易興中古作者有憂懼故其辭危老子去中古彌遠憤世疾俗其論更



爲激切按八十一章而求之言語文字間疑端訟府  
殆不勝摘惟此三家後人詬病最多不罪後人不善  
學老而舉以爲老子罪吾儒之徒有藉六經以文奸  
學術頗備釀害天下者可遂曰聖賢立教然耶莊子  
稱孔子云吾見老子其猶龍乎此或老子之徒借孔  
子以重其師乃孔子家語有之蹈忠而行信終日言  
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子之  
行也老子見周衰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強  
爲我著書關尹亦言不知道妄意卜者如射覆孟高  
之存金玉中之存羽角舉之存瓦石是與非惟置物

者知之後人不知而妄卜且以爲兵家之書爲養生  
服食房中之書禍天下更甚又有好老子而過者引  
與吾儒並立有星月大小之分而道家欲伸老子於  
釋氏上謂釋從老出不知兩家宗旨自不相蒙而反  
以卑老子矣老子注百餘家卽高皇帝嘗爲之注今  
悉不敢採第以老子本文令讀者涵泳默識不至若  
射覆滋惑增多也太史公傳老子著書上下篇言道  
德之意而後人尊之爲經或以道德分上下或以老  
子自爲一人非孔子問禮之老聃或以列子稱皇帝  
書任章告魏桓子語周金人銘其言俱見老子前而



老子引之孔子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老彭老  
彭卽老子也然於孔子書無所短長皆畧不論昔晉  
江夏李充著書箴大都明老子非越禮棄學而希無  
爲之風余與馬大夫俱楚人爲老子亶亶若此敢自  
附於楚之先賢亦推明孔子與高皇二聖人意也

重建潁州北城樓碑記

林杞

潁當心房分野幅輳千里襟帶長淮控扼陳蔡江以  
北一雄鎮云舊城環四里許萬曆甲戌前守趙公世  
相招而廣之今環五里四十四步新舊連爲一城北  
城額曰承恩城上有樓額曰高玄寶閣以分野值心

房而心房乃北斗之分故士民祀玄帝於上且也井  
幹雄峙飛甍接雲下通汴河一水環帶舳舻鱗集商  
賈輻輳大觀焉說者以人文鼎盛科第雲聯細而  
農桑阡陌質之堪輿家言皆以此樓卜興廢歲壬子  
不戒于火適公私交匱之際闕焉不修癸丑余承乏  
茲土相度經營會計盈縮庀其材程其藝始事于甲  
寅之三月以俸之所入捐以倡而僚屬之協助士民  
之樂輸日接踵焉不足則稍濟以贖緩屈指僅半載  
而樓如故雄麗殆又過之樓成仍以玄帝供焉從民  
欲也登其樓吞吐烟霞與旭日相媚下潁郡會河流



千里遠近澄碧維時禾黍甫熟黃綠間錯如畫  
瞻顧覺西湖秀色亦遠來襲人衣裾士民各歡呼鼓  
舞他日乘時邁會取青紫甲於他郡農工之屬享豐  
亨而樂恬熙較昔倍蓰余將拭目俟之是爲序

禱張公龍王祈晴文

唐時

鳳陽爲龍興根本之地以故民間疾苦我高皇三致  
意焉賦歛差徭初未始不從輕典下民無福地日以  
涸民日以稀職自揚州至鳳陽但交界一二十里許肥  
瘠懸殊夫禾稼收成產實厚薄則惟曰民之勤惰至  
於田賦亦足以見鳳陽

之極薄已地本瘠也而已成之賦不可虧民本貧也  
而一定之產不可損所以稍足衣食之人率棄南畝  
而充公門之書隸棄南畝則無賦有南畝而身爲書  
隸則有賦而無差夫中都之最苦者差甚於賦今也  
卿士大夫免矣孝廉免矣青衿免矣而一二衣食稍  
足之人又以爲書爲隸而得免焉則是千里差徭總  
此無衣食無勢力無智慧之人充當之而已力於田  
者既少其應役之人已隨之而少而有田者又大半  
以官以士以庶人在官而免役民之窮苦也其誰與  
訴故凡爲鳳陽之民未有不窮不苦者也而況有甚



焉如賴上者哉賴上丈地槩以小畝起科嘉靖以前  
丈以大弓地止七百頃耳萬曆以後丈用小弓遂改  
而爲七千頃矣總此土此民也而賦役卡增其九以  
故里甲之中有一里迤盡而舉他里以充排年他里  
因之亦復蕭條而不能當本里之役至於逋欠官糧  
而囚於獄底者三十有五家蓋數年於茲矣囹圄之  
設所以待暴客非所以待百姓也百姓犯法下獄或  
數日或一月事畢而釋卽逋負之民囚之一二月力  
苟可完豈有不完者哉今囚之數年而不能完遂使  
其與獄相終始則此三十五家雖寄視息於人間直

已如擬死罪矣夫使果盡侵官糧死亦何恨細按情  
實或里甲盡迤而獨累一人之未迤者或正身亦迤  
而牽一無辜之人下獄以塞責者比比而是於是乎  
有父斃於獄而牽幼子續之有子斃於獄而牽老父  
補之於是乎獄中有七十之白髮有髻年之孩稚有  
聾有盲有疲癯殘疾矣此數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  
者也卽在民間先王猶軫念必先而乃牽之以人於  
獄晝或一餐或半餐或終日不得一餐哀號愁痛之  
聲貫徹於耳官欲釋放則吏胥執簿相繩官欲召保  
則親戚里老望風而遁其最可駭可驚者則其人於



五年之前下獄而五年之後猶存排年之名故夫下獄之始不過拖欠一二十金而積五年之後則或至百金或至二百金此天下未有之事也然一甲之中既已盡絕盡逃實無一人可以代獄中之名官府明知其不能究竟不得不存其獄底之虛名以塞額其田產非不在也而無一人肯爲承領何也惟恐一領此荒田而數年之逋盡歸於身也於是乎寧死寧逃而不肯承領逃絕之產與在獄者之業率此以往將來賴上豈復有里甲哉由是言之即使雨暘時若不勝其蕭條離散之慘况可更繼以災害乎三日前職

代庖茲土過西正陽見洪水滔天一麥踪跡杳不可考辛巳之夜大雨復傾盆而下自戌至辰曾不少停萬山之水合流而下淝淮民間豈有遺粒哉父子兄弟逃竄流亡恐求其爲獄中三十家將不可得又孰與辦惟正之供新增之兵餉乎王當年嘗令宣城民之疾苦盡知之矣而王又發跡於賴上凡賴之一二遺黎皆王之子弟也王聰明屆四方自淮南暨陳蔡汝許以至浙之西湖莫不響應而况王於桑梓之地乎竊聞六德龍乘能翕能張伏願王以今日之翕爲他日之張匍匐泥首布茲虔切謹禱



與三閣下啟

李精白

恭惟相公閣下以尹咸周召之儔佐文武成康之主  
乾坤再闢日月重光薄海內外雖一草一木孰不仰  
而沐甘霖浴華露哉匹夫匹婦抱向隅之泣隱覆盆  
之痛者其屢推而納之之慮當復何似潁川衛代運  
一事久被苦累控籲無門幸天開聖明特旨議豁茲  
兩省撫按已察明議妥會疏題覆用敢冒懇合臺憫  
千軍之塗炭拯百年之焚溺稟擬之際主持俞允則  
浮圖九級一手合尖闔衛餘生皆出鴻鈞再造矣世  
世不敢忘牌結也臨楮曷任翹企待命之至

女忠祠碑記

李長庚

崇禎間流寇之害江以北河以南所在戒嚴霍邱令  
黃侯至邑清賦卹瘼平情戢宄無不就其窾會爰講  
桑土之謀伍什棋列揀精銳以備干楨若戈矛若弓  
砲若芻蕘瓶甌備之惟恐不及歲首侯三載告績躬  
領錢穀之數聽命上臺賊繇豫飄忽入民持戟挾矢  
交衢綴旅圭竇巷戰賊不敢久據遂爾遁去民復率  
精銳尾逐之方事之殷也侯之內闔陳李二夫人聞  
變矢曰夫在城必可守今出獨我兩人耳婦人從夫  
者也夫無可從應以死謝夫夫職守城者也夫去城



失應爲夫以死謝國乃自相縈抱投水而死侯至哭  
之兩屍應聲浮出猶生也觀者如堵曰不圖今日見  
兩奇節公請立祠以祀表之曰女忠夫女子之賢不  
踰闕外卽忠何以自達今一死而遠近尸祝譬之烈  
火流金不能焚景而景益光沉寒凝海不能結風而  
風愈勁所謂不幸中之大幸者矣通微上人以士民  
狀至余楚人也于侯爲鄉于霍爲隣而黃侯之治行  
中戎之春余謬司大計時已真爲一等最其見聞真  
切遂系以銘曰奔車之上必無仲尼此說不然心常  
從之共工煽熾不周維絕有婦人焉反補其缺九哉

弗底正月繁霜峩峩勁木不減乃芳豐城一壤劍

其氣絕絃雖危女徵其慧霍山之下耕者反裘餐我  
粥我經始黃侯縱無高墉輯我心志縱無長戈聯我  
指臂諺亦有言人無遠睛飄風驟雨倏忽千形不自  
我先不自我後侯出以公賊乘以寶父出子嬉燕哺  
于梁丹流星實市赭池殃侯之戍式民也是遵賊幕  
有烏去而遂巡鬱攸蔽外喧飀震內節爲夫死忠爲  
夫代詩有共姜猶在栢舟碑有曹娥獨赴江流雍邱  
二義睢陽兩烈此則婦人光增日月比目投波鷓鴣  
透翼化石秦城追踪楚汨輿人頌言偉哉黃侯家教



以著國恩永酬死者女忠生者男傑祠表忠貞水留  
芳潔梧桐蒼蒼鳳鳴高岡庭植冬青道列甘棠蠶彼  
霍山古副南岳女忠之祠千古並卓

兵備謝公邑令廖公合傳

高翼耀

流寇之變自崇禎乙亥正月躡入汝潁同日攻陷潁  
州霍邱先是賊有奸細攜金珠如潁經旬無一售者  
賊以潁貧不攻止焚劫南照集以去隨有官兵尾賊  
而至徵索糧餉所在騷動潁以連荒寇掠官民罄懸  
無措潁州兵憲謝公肇玄憐潁苦恐貽兵擾不俟請  
額密遣官賞銀一千五百兩貸應兵餉仍力祈主帥

於恤潁民安堵秋九月寇復掠潁邑

公嗣立繕

城固守謝公請發淮兵五百協守城賴以全會蕭公

以陞任去丙子正月蜀長壽廖公維義以宿州訓禦

寇有功陞潁令甫下車值寇張判子等擁衆數十萬

由蒙掠潁公預設偵探堅城清野賊至外設遊兵內

嚴銃砲賊攻圍十三日夜隨機制勝石矢無虛發死

賊衆無數賊潛夜遁去遺下被擄子女咸給食訪鄉

貫父母送還之寇退公益以城守爲務築敵臺於三

面建靖氛樓於城北以備扼要瞭禦廣濬城濠募造

大砲招衆儲糧後丁丑八月巨賊闖場天隔裏眼等



合衆數百萬連營八十里攻潁緣公得民有備境內  
男婦併鄰封避難者歸城如市公盡虛官廨觀廟以  
實之士民更番巡守堞口人如蟬集學博汪君廷鉉  
鄉紳馬履雲暨先君子天祐所弁王九錫協同庠生  
王覺民卜世官加封康永昌萬汝傑等義耆徐嘉獻  
等戮力督禦二十晝夜無懈志更佐賞糗犒遊兵出  
竒對敵生擒斬獲二百餘級賊食盡引去越三月復  
報賊至戒嚴固守忽見飛騎臨城咸意爲賊擒訊之  
云係左帥撥馬公弗信也姑留以俟訛致左帥怒欲  
誅潁逆師人心涵懼更得兵憲謝公力解其事復貸

千金以助軍餉左兵始安潁人德之迎謝公生位與  
僉事李公合祀爲二公祠以禦寇功並不朽也戊寅  
庚辰歲連稔人且相食公殫心撫字身不貼席日不  
暇餐者兩週民愠少解迨辛巳春曠賊一條龍袁老  
山聚譏民百萬盤居潁境者三越月百計攻城填濠  
渡設雲梯意在必克公遣家丁廖福放紅夷砲擊卻  
之更募敢死士鬪奪攻具斬獲甚衆賊不敢近圍至  
三月初六日大風陡作賊聚薪舉火堞兵不能立城  
幾陷忽烟中有旗幟弓刀形共見立帝關聖現像衆  
咸叩顙俄而反風滅火飛砂走石賊衆披靡亦見神



豫退十餘里次日總兵黃得功乙邦才統精銳敗賊於蓮花鋪斬獲無算屍積如山追奔遠遁甫獲安枕而瘟疫大作人死八九橫屍塞巷丁盡戶絕者無數公亦以積勞嬰疾士民籲天請代旬始復初欽取授山西道御史於其行也士泣民號相送百里歸而謀所以識不忘者設主尸祝於二公祠內額爲三公祠虔祀春秋先後同揆洵稱三不朽云公治潁六載勞心勞力無歲不禦寇餉兵無日不枕戈城宿然能以疲敝殘民數支巨寇屢見奇功存孤城於一綫之危者緣公無事不從民便無事不叅衆議惠而不縱嚴而不猛官民親如父子捍衛捷於手目民之父母公侯干城惟公有焉僭筆記傳庸告來者

詳奏潁城忠節疏

崇禎八年

林正亨

竊自潁州失陷奏報之遲致聖明屢念命臣速察具奏臣隨親至其地詳察備悉初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往府公幹賊信緊急鄉官原任尙書張鶴鳴與教官周逢泰等率通城舉貢士民同衛所各官分布守禦正月初十日尹知州趙通判策騎方歸倉卒募兵未集賊以數萬騎於十一日薄城下北門外有高樓數座迫近城垣外可俯攻內難仰敵賊旣臨城拆



毀不及以致城不能守縉紳士民駢首就戮尹知州  
初猶手刃數賊被傷落水而死弟姪尹玉等共死七  
人趙通判城陷之時猶拔金簪募死士力盡死於河  
其妻崔氏先縊二女隨亦縊死尙書張鶴鳴年八十  
有五賊拽至北門外民樓下剝衣倒懸鶴鳴大罵不  
屈賊怒寸磔之其長子官生大同年亦六十爲賊所  
執見父屍憤罵賊炙手足焚鬚眉至死猶不絕聲原  
任副使張鶴騰年八十有二賊拽至鼓樓前大聲憤  
罵被賊碎腦斷頭而死進士韓獻策父韓光祖罵賊  
而死封知縣劉道遠中書田之穎光祿寺署丞李生

曰李元白訓導丁嘉遇舉人白精衷郭之傑監生田  
之尹等又生員丁嘉運等七十七人潁川衛學生員  
劉廷石等二十六人一時並死此文臣與紳衿之慘  
也以至武臣則指揮同知李從師領營兵二百人城  
守不懈城陷猶獨身巷戰身受十三鎗而死指揮僉  
事王廷俊防守西門曾射賊中額賊識其面城陷怒  
磔其身百戶孫陞田之振防守東門城陷不退死於  
刃下其餘中所百戶羅元慶田得民前所百戶汪檀  
應襲千戶王之麒俱死於賊此武臣之慘也至潁川  
衛薊鎮邊軍共四百六十七名今只存九十五名餘



俱殺死以孝義則如生員楊於世熊叶夢檀之繼韓  
定策王致和王致志陳純丁嘉運邢京錫李茂叢李  
維記喻天敘楊士貞韓中佐武舉李承訓等州民則  
黃國趙謙等以上或代父身死或罵賊身亡或闔門  
投井而義無倖生或盡室自焚而志更壯烈以烈女  
則有如梅御美女梅二姐董見貝女董大姐甯傭女  
甯字田李茂英女李二姐李三姐鞏大有女鞏懷姐  
盧元靖女盧二姐王師汝女王三姐以諸烈女或  
罵賊而甘罹白刃或攜手而共投重淵以烈婦則有  
進士韓獻策母武氏妻李氏已故推官鹿獻陽妻王

氏戶部主事李虛白妻韓氏知縣申大志妻周氏舉  
人郝巽母劉氏滑文蔚母孫氏白精衷母袁氏張大  
景妻曹氏元中雅妻武氏官生張大同妻章氏貢生  
李栩妻劉氏甯儉妻楊氏監生張維黃妻劉氏生員  
李鳳孫母韓氏李鼎孫母王氏楊季麟妻張氏王啟  
昌妻劉氏甯偉妻谷氏劉大潤妻李氏徐繕之妻張  
氏王璵妻劉氏姚克恭妻李氏王鼎隆妻張氏張調  
理妻李氏王純理妻李氏劉佐臨妻胡氏劉壯國妻  
張氏姚仁妻王氏王用乾妻李氏湯雲孫妻徐氏田  
施生妻王氏李學典妻楊氏媳韓氏陳格心妻金氏



潘文衡妻張氏應襲千戶王承祖妻王氏舍人孫廷  
道妻郭氏州民段廷謨妻王氏周維芳妻田氏谷國  
善妻儲氏李世達妻張氏以上諸烈婦或剖胎碎屍  
百折不回或矢志完貞白甘一死此皆耳目昭彰公  
論共推者念係風化所關不敢不臚列其人伏乞敕  
行撫按覆察表揚至城外鎮集如方家集長官店李  
鐵集艾亭江寨等處房屋焚燒士民擄殺難以計數  
其中節烈豈盡無人未據申報不敢混開統惟聖明  
俯賜裁察勅部覆議施行

劉公援蒙碑記

馬象圖

崇禎辛巳豫中賊袁老山等率衆五十餘萬由亳入  
蒙烽火連天蝟集近郊去蒙數武而陣予時與闔城  
紳衿民役奮不顧生泣血誓守而賊重圍惡攻相拒  
三日北城岌岌欲陷其去危亡者絲髮耳俄而砲聲  
雷動賊衆解圍四散我衆大呼曰劉都督至矣予且  
信且疑曰蒙去徐數日程且羽檄不通何以遽來迨  
其奄至予與士民急從壁上觀之果見我公神威揚  
厲匹馬如龍揮刃前驅我兵奮勇肆勦斬馘之聲遠  
徹四百賊級層累喋血城下於時賊衆星奔身首異  
處者不可勝紀項之復聚公又大呼趨之勢如破竹



勇不可當一日之間三戰三捷賊勢大敗南走闔城  
性命皆得更生成稽首而言曰我公天威也其于蒙  
則天恩也吾屬何幸而不能邀之天者邀之公哉公  
兵僅千人驅賊五十萬衆如驅犬豕雖古名將有不  
能逮者矣予忝爲蒙長其佩公威德寧當有數且幸  
親視目覩聞見最真敢不筆勒之而永播之乎爰襲  
石和丹詳記其事俾後世隸史者有徵焉是役也計  
公所部衝鋒則長公遊擊將軍劉澤洪次公守備劉  
澤詠冲年一銳勇奮絕倫守備劉雄崔有功邱成叅  
謀馮復京李唐華右營守備馬忠各嫻韜畧技勇殲  
賊如草調赴行間左右夾攻者亳營守備郭世祿把  
總權萬程賈鳴鳳牟總鎮川營守備吳有嘉督陣都  
司王先聲例得並書公諱良佐號明輔大同人勅諭  
有花馬劉之稱因以爲號

叅戎張將軍援霍碑記

陳治定

霍爲中都湯沐邑遠通川陝近接湖襄旁界中州之  
西鄙實爲兩陵要道崇禎乙亥連爲寇所殘破蹂躪  
迄無寧日民之死亡逃竄者十去其八九雖天兵勅  
勦而寇日益多近于壬午之三月七日計與寇越二  
百里乃黑夜飛集突入市城焚殺驅擄較先年之酷



毒尤慘焉縣君斃冠刃體無完膚士民男婦死者擄者逃者不可數計賊尙公然肆虐旁若無人迨暮而張徐兩將軍兵至賊方破膽退去嗣後張將軍獨鎮殘邑與賊拒一面完緝破垣一面督兵臨寇以夜繼日二旬有餘民方零星旋集冒刃還歸而如土室如磬焦壁偃居不至空城如剗破竈無烟者絲毫皆將軍賜也使將軍再越日而至尙復有遺黎乎哉將軍先年守霍有開順之捷後援廬有大關之捷繼北征有彭城之捷厥功屢著總未似此之協望應期立解倒懸如迅雷之霹靂而時雨之滂沱也上護二陵

保蒼赤忠愛孰大焉日者都臺紀績司馬奏勲景鐘勒銘朱張酬功此將軍德懋懋功懋懋賞桴鼓之應也區區縷述何足爲高厚酬聊勒短辭以誌不朽尙冀觀風稽實者採焉將軍諱士儀字端表號素蒼蘇郡人銘曰鶉火之歲春暮之陽寇馬西來布野彌疆飛梯越郭塞巷填墻哀哉縣侯徒手相當首中僕姑體遍余鎗力竭氣盡肢裂尸殭民喪其生奔竄徬徨大肆焚虐如虎如狼殺擬芟草擄勝驅羊救援莫至翹跂誰望我公適來騎步倉忙展旗黑日掣刃飛霜城東值敵不及營行接戰連進逼退河梁入城議



守葺補綫隍大招離散曲撫痍傷禁貪止掠斬首懸  
枋暫賴以蘇如出焚湯公勲屢建此會稱良上護陵  
寢下庇一方勒銘稽首用代宣揚

祭霍邑周烈婦文

劉佐

嗚呼死生之際難矣哉卽丈夫蓬矢四方自非性忠  
義彼其中有卓然不可奪者鮮能舍生就死無懷二  
志故立孤與死在人難之矧婦人哉聞爾二十婦居  
當其時豈愛一死徒以有孤在故不卽從夫地下爾  
姑諷爾嫁乃爾泣不嫁庶幾望孤成立期成夫志於  
是稱未亡人垂十六年則孤得春秋十七矣忽以疾

死乃爾盡焚衣履亦死嗚呼何丈夫之所難女子之  
所易耶吾聞天地有正氣丈夫死忠女子死節今爾  
爲婦人乃若此假令爾爲男子必能忘身許國託六  
尺孤死生以之所謂英烈丈夫者非與爾死之日鄉  
之士大夫泣事聞于余泣城居民內外無不泣夫世  
有老嫗滿百死者而鄉里不之戚身斃而名滅其不  
以彼易此明矣項之觀風使者至余將上爾行則得  
請命表揚風天下爾卽死誠榮哉聊具牲芻遣官祭  
爾於兩河之濱爾其有知來聽余言尙饗

亳州公齋紀事序

羅萬藻



公齋紀事者葉奕武先生戰賊全城之始末也賊發於秦蔓於晉豫楚蜀之間如癰之滯無不靡潰再出入遂復突汴東南行陷霍邱陷潁乘勝圍亳當是之時賊視亳直舉鞭蹙之耳先生顧能以亳戰且三戰三創賊以去亳以全夫前此之戰賊者大小不下數十斬捕奪獲張皇露布不爲無有然合五撫之重禁旅邊兵諸道之選鋒勁騎無不畢屬十年以來戰勝之賀不勝敗績之書亦可見矣先生東門之戰迫而撲之背城之計節短勢疾使賊無所用其速而後我得舒吾謀此一局也再戰則益裕矣屯兵義門使賊失氣以去而但以密計夜半掩擊之俘其僞王子又再戰則但以義兵三千扼之界上爲祖帥指授地勢敗賊於穀熟村斬級千餘豫遣鄉兵扼盧家原賊乘夜復趨亳復大衄之蓋三戰而益整以暇此非有三邊五督之重兵足雄一道也亳於鳳獨無屬邑州守之令非有上方可挾以震讐其部衆也讀其紀事蓋先生初入亳已知亳必有兵事而其地爲二陵門戶之衝則宿兵尤急甫下車卽如意清里役鋤強禦增城堞濬濠水而遂請設營伍兵故先生用兵之意非始於賊至之日也寇至逼大梁檄募鄉子弟爲義兵



推以血誠而單騎詣各村俾就附近保聚而選其少壯立統領遇警則與義兵相應此可謂知兵之本矣合觀先生前後輯主客兵使無譁者再權也下令避難者不負薪穀而至城不啟薪穀滿城下奸人不得闖入畧也定營規別城夫部勒守禦分布械器定也召揮使以下登陴而盟之激以忠義誠也約法三章肅也夜出三千人從數里外作馳擊狀聲言淮兵援毫隨止弗入而出塚夫一夕遍豎淮兵旗幟已乃大揚兵循環絡繹賊不知所爲用虛也禁搜捕割級不爲賊毆民伐謀也之數者雖古名將用兵出奇制勝

未必能兼有之而先生隨方合變常見其有餘何哉自有流寇以來發策者動以虞詡朝歌張綱廣陵方平益州爲言意獨責之郡守子顧謂此寇連合數省當如黃巾三十六萬非得皇甫嵩朱雋輩一蕩滅之不可耳而子友章大力扼腕時務斷謂朝廷當重州郡之權使得自用其財自將其兵雖虜可滅由先生言之大力於施用可謂有其端矣然子去冬上京自金陵渡江經寇所焚之地父老往往言兵不殺賊其尤憤惋者云賊犯滁時當事者常令扎兵衝要以扼其歸斷大木爲營四周以塹深廣泓然比賊至匝之



一矢一砲曾不敢施主將而下畫營起塹以死或云  
當事者更檄使無戰此未必然當是不能使之戰耳  
夫不能使兵以戰雖推轂授服掃境屬之猶不足恃  
而徒重一州郡何也予以爲先生者自可辦賊而天  
下不皆如先生故欲重州郡之權當先議其人得其  
人則所在州郡之任真可以賦付之耳今先生全境  
保民之跡其在皆可爲用兵者法故予敘其紀事不  
厭其詳蓋如此紀事爲先生今嗣寶持伯仲所述兩  
兄皆有異才寶持予年籍畏友也今己巳成進士

祭于烈婦文

王寰洽

噫嗟傷哉天乎古今載籍之林譚節義事大都有兩  
含毒裹刃捐脰絕號大棺同穴惟恐後之一何慷慨  
賦詩墜崖還屍字成青陵自投車輪速盡一何從容  
未有一夕中以從容爲慷慨成千古之義如烈婦者  
也方宜之君以書生謬爲守藏吏奸胥大猾利其孱  
嚇以乾沒貨金錢無筭一旦刺史按籍亡數百金被  
重法入而環顧立壁洗橐出一語向索諱詎立至急  
之則死豪緩之則死法徘徊轉側計畫無復而烈婦  
楚楚儒家子慮不能一鳴肺石又不能共豪猾戴天  
亦計畫無復決計投繯同歸自矢此際卽吳兒木腸



百端交集乃宜之君方作書辭故人而烈婦粉黛約  
素供食對案無異平昔焚楮辭先靈神祇然後引首  
就經若旅人束裝負擔且當此時宜之引決烈婦一  
刻後繼卽此一刻後遂成其夫九幽之感而烈婦不  
先不後使宜之目未瞑而念死形未冷而心灰數刻  
之人卽慷慨卽從容倏然去來之際超然愛慾之波  
可以動天地可以泣鬼神可以裂壯士之腸可以墮  
英雄之淚故上虞死孝而烈婦死義桂娘死忠而烈  
婦死義韓市死俠而烈婦死義樓中自經驛舍痛絕  
死情而烈婦死義歌兒斷頭馮妻墮臺死勢而烈婦

死義東海致旱張女雨雪死冤而烈婦死夫之冤以  
成其死義蓋烈婦視其夫非有二豎之嬰金革之變  
非有祝融陽侯之禍徒以負心偏袒計惟捐一死以  
謝里猶此時旁觀指髮裂背而烈婦以三十年依倚  
之天挽留無術圖回方寸不可不死不能不死惟有  
一死謝君子以全義義在天地不朽而烈婦聲施亦  
不朽義在人心不磨而烈婦之精靈亦不磨乃知此  
曹羅剎克狡不過成烈婦義耳烈婦與宜之當長笑  
九京俟神理一爲洗雪然後連枝比翼了未盡之緣  
而明使君方且式廬方且各里義夫韻士歌咏表章



義烈之誦萬斯年與令女無疆復何恨哉復何恨哉  
某等生同里閭非有骨肉之素葭莩之誼義激於衷  
涕不自已相與採江芷與山薇而薦之烈婦其連翩  
從雲中來顧也

國朝

沈撫軍平寇記

李來泰

順治十年九月山東總兵海時行以膠兵叛嘯聚數  
萬屠掠州郡將南下寇亳時沈公以撫節鎮淮聞警  
知亳州爲西南要地乃卽率將士啣枚西向日夜兼  
程以赴當是時亳遭流寇傷殘安輯未及十載哀鴻

甫集膽怯傷弓及逆兵方抵城東北三十里而公畏

已至於是乘逆猶未安營四面疾攻自午至酉逆衆

且強未得少挫公乃親執桴鼓督攻踰時逆勢稍却

公大呼于陣前曰賊靡矣衆復奮力齊擊逆遂崩敗

追殺數十里其有未盡受誅者公思不滅之無以安

衆盡滅之復傷天地之和乃下招撫之令首事者卽

縛轅待罪衆亦一時投戈於是安插降衆給寧係累

所獲資物悉犒之將士入亳城之日老幼擁迎於路

接踵三十里公慰之曰仗

天子威靈不致逆踪躡茲土是爾民之福而有司之



克守也余何力之有焉是役也凡軍需不擾民一物  
雖壺漿之獻亦固却焉垂橐而人竟宿還軍淮上公  
誨文奎奉天籍浙江會稽人

修看花臺序

林冲霄

林子曰吾霍在明神宗時邑大夫皆晉天曹臺省文  
獻頡頏江南近三十年則反是予與張君痛心疾首  
問之天心不得形家曰陵谷易焉則地理之故何易  
乎曰花臺鐫削城無護沙也官洲口决城無來水也  
何怪乎害氣之相循也予兩人曰昌言補之塞之舌  
且敬矣邑大夫曰傳舍耳國人曰臆說耳不則曰公

事耳至於今兵氛踵接上下交刺其謂傳舍者不敢  
致詰試詰所謂臆說何不幸而說之驗也再詰所謂  
公事者幾何而得保其私耶亦可以發深省矣猶漢  
漠也張君遂毅然以築臺任且恐阻好義者之相忤  
也置簿以問同人惟我同人思之張君學富天人書  
自邱索墳典紉以龜曆漆書星野風角無所不窺於  
邑治上下原隰規形審勢洞於觀火當此寇魃繼虐  
之餘家且半菽不飽而割精以勸磬鼓此豈爲臆說  
而然乎至花臺於縣若人之半臂焉崩陷若此於體  
勢則仄而不正南來之水無以扼之於氣脉則瀉而



不守位在乾方金風吹入譬之秋氣所感何一草一木而不隕落狗猶得諉之公事云乎予閱其引語喜動鬚眉時更通庠諸君有次第塞口之議不覺手額曰霍其有興乎從此四民熙熙樂業拭目間已

### 河當復議

嘗覽輿地志凡置郡縣非襟江河改則地遷見於書也遷地則觀流泉率水滸見于詩也地上有水曰師君子以容民畜衆澤無水則曰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見于易象也則天人之理微應之數備乎此矣形家勦其說而暢明之遂以水爲主論謂水爲陽

爲雄爲域足以外避風內聚氣也謂氣爲水之母水散則氣散母從其子也謂水去則風入乾兌屬金尤爲殺氣也說不勝述而總于吾霍則一一大驗霍之城西舊有大河此必置縣時所倚爲地利不待言矣其水之發源有二一自西山衆流滙于高唐一自南山衆流滙于兩河口志稱山河七十二道者此也兩鎮之水皆循河道以迤遞而合于澧由澧以繞城北至下河口而入淮焉霍故二百餘年人繁物阜文獻踵接今之人皆及見之能道之也萬曆末年高唐之西曰官洲者以水漲橫流決而爲口以通潁固大河



其地勢卑下遂令高唐之水一洩無餘而河口至澧  
之水亦就下而趨不復繞城兩水皆去于水法爲入  
懷反跳質之形家之說謂非無以避風而聚氣者乎  
謂非氣散風入而致兵氛之屢告者乎故曰其說一  
一大驗也無如霍運不轉塞口之議屢舉屢輟其輟  
也或由家世西隅者擁素封遊醫序遂曰地利在我  
矣何塞爲是淺乎見也霍冊田千頃餘弟子員三百  
餘非在甲則在乙何能無屬但河昔未返源流不絕  
文物比屋富貴累葉今之子子大姓不過視歲漲爲  
盈涸烏足恃也又或居在東南者曰河之返也西夫

其利我何與焉此亦未睹其原也試問汝之名籍奚  
隸乎賦稅奚輸乎汝且號爲子弟而父母奚在乎則  
縣其根本而所居特枝葉耳根本澤竭而枝葉久榮  
吾未之前聞二十年來東南舊族興衰轉盼寧非視  
縣爲消長耶或又自命爲賢達不屑傍人立論則曰  
鼎革時在在受兵何獨一霍吹吹于河道爲且風水  
之談杳然耳不足以動衆也夫自前朝流氛播毒有  
城一陷再陷者有城日圍困而不得陷者更有城且  
未見兵革者何獨霍而四經豕突十年蠶食也苦鍊  
訟苦加派苦署官之搜括苦上差之絡繹苦水患者



二苦旱虐者二苦寇賊之焚僂者二苦賢書之落寞者且八科苦賢父母之不得行其志而上下掣其肘此豈皆國運鼎革之故哉不必遠稽遐考如江南諸邑文物甲于天下者皆以水故卽如霍隸于壽春于潁上蒙城太和則比鄰于固始則接壤何五城受兵則同而受害則異迄今安于覆孟者蓋五城皆有大河繞其城而襟帶之勢未改也信然則五城又一大驗正不必誦詩說書以旁參之易象矣亦不必諸形家之畢其說矣更不必作東西南北畛域之見矣而塞口之議猶爲築室之謀者非情也非情也

重修蒙城縣學記

李國章

學校之設與世運爲隆替教化行則人才出而國運昌師儒廢則禮樂衰而士習敝歷代以來可考而知也

國朝啟運重道崇儒嘉惠文學與天下更始既有年矣而蒙邑學校尙未及修舉殿宇委地不庇風雨當事者仰屋興歎而謀窮于時絀工輟於費鉅亦事之無可如何者也歲庚寅我侯田公蒞蒙謂釋菜無地橫經無所何以聳聽觀而期觀感於是聚儒生及父老僉謀而定議曰先甲則時可仍貫則力可樂事勸



工則心可乃商其費先蠲俸金爲之倡於是羣情躍然樂助而新安雨若汪先生適來司鐸復盡出資斧之餘以勸厥事乃遴諸生張映宿東泛泗盱買大杉圍三四尺者十爲棟材中杉圍尺五者百五十爲椽材又取土植之木大而堅者爲雜材召陶人創造明吻一座高六尺廣四尺扁瓦八百長瓦萬餘磚稱是召冶氏爲椽釘尺五者三百鈎環之屬溢百役匠每日十二人傭土工每日二十四人乃盡撤其上增修其垣土木鼎興鎚削并舉迄三月而工畢總計費數若干其非前數所能蔽者皆公隨時曲畫而俾以

圖無輟者也於是闕宮枚賈跋翼翬飛過者悚瞻聞者感慕而學士大夫之快心愉志又可知矣夫作廟而萬民若在泮而好音懷非侈說也盛德至教之感確有以醒愚氓而烝髦俊者豈僅以興事而飭具也哉余乃拜手颺言曰侯之爲是役也其於人心風教有大轉旋矣不寧惟是所以廣我國家明禮樂敦詩書教孝弟闡聖道於常新扶上治於邁古皆其不言而寓者也侯名本沛字漢元華石其別號陝之富平人癸未進士汪公名作霖字雨若徽之歙邑人壬午舉人



細陽茨水辯

太和古細陽也史記云呂太后封惠帝後宮子為細陽王漢書云光武封岑彭子遵為細陽侯大明一統志言陳重虞延俱為細陽令他如邑志所載范孟博呂範楊師厚皆細陽斤溝人今細陽舊城在茨河西嘗考地理志曰細水出細陽東南入潁酈道元水經注曰細水上承陽都阪陂水支分東南出為細水東逕新陽故城北又東南逕宋公故城北又南逕細陽縣東南屈流而入潁又云沙水自百尺溝東積為陂謂之陽都明水注之又東南流為細水又按應邵注

新陽城曰縣在新水之陽今無水惟故渠舊道散流東入細篇海字彙等書有洎字注音細皆云水出汝南下流至新鄭入潁新鄭即宋公城則細之為洎也必矣但今和邑之水名不一如灑河明河八丈河宋塘黃溝等河其最大者潁與茨而獨無所謂洎水嘗玩水經注言細水經細陽東南積為陂謂之次塘以供田漁後之人或因次塘之名傳聞失真遂訛洎為次並訛為茨未可知也歷觀諸書所載細水之源委經歷與今之茨水同則茨之即為洎水何疑

遊白蟹泉記

計東



予每讀歐陽子思頴詩後序愛頴之民淳訟簡土厚  
水甘慨然想見之既至頴四閱月深怪歐陽子言不  
可信所云民淳訟簡土厚固無從考若水則辨之審  
矣頴水何嘗甘哉汲之井者鹵不可飲取之河者雖  
少甘率淆濁稍澄清之又變其味而友人輩時時向  
予言西郊有白蟹泉云庚戌八月下浣三日劉子貞  
時招予同劉夢芝公定倫建子端武寧伯甯益賢筆  
公至泉傍列坐時風日清和原野平曠林葉未脫遙  
靄森蔚支鐺淪槐煮泉潑茗味果甘冽與他水異泉  
穴三四點皆微若黍噴薄有聲穴外一沼廣不  
弓

深不過尺僅受水三四斛然汲之不窮同游者皆曰  
里人數見泉中有白蟹二光瑩如美玉出沒穴中故  
以名泉泉固自有異也予笑曰有泉如是而名不載  
于州乘當歐陽子守頴家頴時亦未聞其亟稱之何  
哉予觀歐陽子廣陵大明寺井泉記具述陸羽劉伯  
芻李秀卿張又新輩品泉之語而誕其妄謂天下水  
味當論其美惡不當取而次第之如所稱康王谷第  
一惠山第二蘭溪石下第三之類又云羽之論水惡  
淳浸而喜泉源江爲衆水所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  
物理由是觀之歐陽子美頴之水必指地中之泉無



疑且頽四郊無山水自白蟹外更無甘者其爲歐陽子所取宜莫如斯泉矣於是知凡物生天地間有其實終顯其名特顯之遲速有數焉而不可強如茲泉者歐陽子雖未美其名已早賞其實矣君子之言信而有徵若此貞時曰我將爲亭於旁以表我泉子爲我記我其泐諸石子曰諾遂記之

來鶴亭記

張廷玉

晉書記陶侃喪母有鶴化二客來弔羽衣踰蹻不哭而返余初以爲奇旣而思之人能格天况于物乎此理之常無足怪者雍正元年譙郡李長桂來鶴一事

其鄉人述所聞以告余曰長桂葬繼母魏氏築室于塲哀傷所感乞余文以記之余以爲孝庸德也守之可以一倫充之可以盡性推之可以宜民極之可以動物如陶侃之事豈有異行哉後之君子竊其芳徽慕而效之非失之矯卽失之僞堪與比肩者蓋鮮矣今觀李孝子覺侃之遺風猶未墜焉夫鶴仙禽也其環遶羣集偶棲墓側想亦廬墓時入室出戶慢見輒聞所致者其以名其亭也亦宜余上稽載籍徵之今所聞愈知孝行之隆不擇人而感召爲至速倘由是傳爲家法播之里閭孝道不其永著乎是爲記



毫之水患非天爲之也毫無高山大陵亦無培塿四郊之外如平洋惟西北少高然甚狹東南廣數百里皆窪下之地雨澤時降則泛濫而無所歸河之受水南有泐北有渦貫通二河有古乾溪之溝而乾溪淤塞固已久矣水患之尤甚者泐河中心溝油河亦皆會于三漲口之清游湖又兼受河南鄰邑之水故其勢益浩瀚所恃以入渦者則有梭溝而梭溝之淤塞又已久矣其南之達梭者則有牛二河一東之入渦者則有皂溝而家溝泐韞溝悉皆淤塞不治

故知一天之爲災也不盡力於溝洫者之過也雍正九年予以蒙城令代理亳州已知其水患之可以除匆匆未三月而去又四年自六安調治宅乃得親履其土度其勢而爲之始治則欲開梭溝然梭溝有沙疆十里不可以開紛紜衆論莫之適從予思渦之兩岸皆土掘其卑下之地別開一溝以分三漲口之水而達於渦則利等于梭溝而工省于沙疆計已決有告予者曰水之達渦者舊有龍鳳溝雖已淤塞而形勢依然夫土之淤塞十不敵沙疆之一計惟開龍鳳溝以復其故道則水之阻于沙疆者既可由龍鳳以



入澗而龍子岡黃家溝之由牛毛河以達梭者亦皆  
由龍鳳以旁洩於澗而諸水悉治予因集紳士耆老  
而共議之計工若干計費若干財賄之所出力役之  
所征一聽民情之所願時則倡事者有人出貲者有  
人督工者有人予又時以酒食勞之不數月而龍鳳  
溝以成于是牛毛河入龍鳳溝龍子溝自斗溝至河  
黃家溝自老龍湖至河河自樊家橋至修家溝皆開  
淤通道以入澗而白魚港則由皂溝入澗狐狸澗則  
合田家溝入澗田家溝並脫韁溝前後相繼成功而  
毫之水患除十八九矣至乾溪溝雖不可以不濬而  
猶可以稍緩且綿亘四十餘里兼有橋梁待修予將  
以二三年圖之而今已遷廬州是繼予者之責也已  
噫予興水利于六安十之成八九矣而調治毫予除  
水患於毫十之成又八九矣而遷廬州將行皆眷顧  
依遲而不忍去安得不惓惓焉致望于後之君子也  
溝之長與深廣丈尺並出貲共事者之姓名皆載之  
碑陰以誌不可磨滅云

穎上濯翼亭記

穎上教諭

夏總虞

縣治東偏學宮廟曠地下有流水頗幽勝前令劉公  
假於學博吳建十笏亭以爲觴詠之地去年天使過



言此地饒旺氣亭有益於學宮時劉公方疾予具道  
天使言請反其地公慨然反之今年春金生鑣果以  
萬壽科獲售予乃捐貲建濯翼亭取龍神濯翼飛去  
之義書以告將來懼此地之久假不歸也

柳湖書院記

亳州知州 華 度

國家造士之法備矣辟雍鐘鼓隆于國學而一州一  
邑之中人文輩出又令建設義學廣爲陶鑄以備他  
日舟楫鹽梅之用興甚盛也予始承乏金壇卽宜  
上德意遵奉舉行及乙卯歲遷知是州輒復留意知  
有柳湖書院者爲州紳行人劉君恩沛所建屏除蕪

穢結構精嚴士子負笈而來者寢食講習各有其所  
而且地處城隅絕遠塵境柳岸輕風湖心活水頗有  
魚躍鳶飛之致予旣服劉君之善推鄉國而又喜多  
士之足以相與有成也迺捐資延傅設帳傳經集城  
鄉之秀者肄業其中朝夕誦誦春冬不輟越二年予  
茲門墻日衆有志之士皆以讀書明理爲己任矣方  
今  
聖天子加意作人菁莪棫樸遠邁成周士子生逢明  
盛仰承德澤果其好學深思浸淫不倦必有揚扆風  
雅鼓吹休明以上膺



君相之旁求者余將拭目而觀文教之成焉

漢河口義渡碑記

賴上知縣孟沂

余案牘稍暇觀風邑東關治內之漢河口地界壽賴沙淮交會誠往來之要地水陸之通津也自康熙己酉歲洪水泛漲舊河淤塞于壽境別衝一河問津者弗便適太學生郭宗琦請于大王廟左設立義渡願捐金造船二隻且將夾河兩岸岡灣地二百畝盡行捐出以五十畝給廟祝供香火以一百五十畝給船丁口糧俾主管義舟者食有所藉而問津之衆無煩解囊矣夫壽賴習俗尺土寸壤恒爭訟不休如郭生之好義其可風已義聲一播遠近願出其途船少人繁待渡分集復有太學侯纘祖貢生陳士循亦捐船二隻每歲出雜糧十石以共襄義舉噫義渡之設余竊有願未逮郭生乃不憚捐費而舉行之侯生陳生又起而翼贊之語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郭生之謂也成人之美侯陳二生有焉余官茲一方苟可以利物濟人者乃職分之宜敢曰樂取於人以爲善哉抑惟是人之可與爲善者嘉予而成就之以聊盡吾職而已故援筆而書勒諸石以垂不朽云

重建校士館記

禮部侍郎前江蘇學院鄧鍾岳



瑯琊王君鳳山子同年友也自穎寓子書曰穎爲州東去鳳陽四百餘里北至亳二百餘里往時學使者駐鳳士之與於試者水則紆折五百餘里經峽石歷荆塗回颺旋溜往往失期會陸則勒馬推挽行滕重趺歷五六日方至及亳州建試院視鳳差近而屬邑乖隔道里弗均歲乙卯穎升府統亳諸生急欲於府治就試乃暫設於前備兵使者之舊址規制猶未備也

今上御極之十年某來守茲土六屬諸生首以改建校士館請相基諏日材羨而工集臨蒞有堂燕居有

與貯書有樓衡文有齋門坊棚舍翼如煥如弗侈弗

靡某嘉諸生之趨事也請爲文以記其成予思

國家文治光昌多士烝烝向學薄海以內山椒水滢

之邦學使者無不巡歷以振興其士氣穎爲古名郡

當有宋時劉子儀晏同叔歐陽永叔蘇子瞻皆以文

章爲一代宗後先守穎穆伯長陳無已之積學博聞

穎又嘗親炙焉迄今流風遺澤猶未盡泯則參鱗角

藝之塲必多奇士而君之守穎也又因輿情而利導

之以寓其振興之機則其奮發鼓舞必有十倍於昔

者矣往予視學江左周覽所屬川涂四達風帆日踔



三三百里抱器而售者信宿可至視潁昔日之艱阻  
爲較便今潁之士習敦樸樂於趨事不憚審慎而永  
其利於無窮焉余雖未履其境能不爲之厚幸也哉  
遂書以爲記

改建府署記

湖廣撫院前  
安徽布政司晏斯盛

我

朝創制顯庸整別吏治外自幽并涼益滇夔閩粵之  
郊山海錯互蕃彛內屬者咸改縣衛爲府聯絡指臂  
而內地水陸衝要若徐若陳若曹沂諸郡及安屬之  
潁亦由州升府置屬焉白太傅曰政非官不舉官非

相度改卜基址於城內之東北隅文昌閣下建有重  
門講堂經樓學舍逐一完好潁之曰清潁書院慮無  
以爲養也又清釐久廢義學膳田及耿家廟長塔寺  
大尹莊等地共三十八頃九畝九分有奇分別詳明  
歸入書院收其籽粒以爲諸生膏火歲時修葺之資  
先後經書五載始成爰集遠近篤實有志之士肄業  
於其中延師督課教之以身體力行講明程朱正學  
不沾沾以舉業爲事壬申之春王君來皖詳述其始  
末而以講堂匾額爲請並屬記其事以垂永久嗟夫  
守土之臣視一官爲傳舍其以興行教化爲迂遠而



濶於事情者多矣間能修舉廢墜留心課士其所賞  
識類得之於聲氣游揚士之輕猥浮薄者駢肩接踵  
而至已啟奔競之門而又責其專攻舉業窮年矻矻  
刻意揣摩爲弋取利名計毋怪乎士風日下不勝其  
患得患失之心而去道遠也賴士樸醇向無佻達之  
習今擇其尤謹厚者教之以躬行實踐講貫服習一  
以程朱爲標準無岐趨焉而於科舉之業以餘功及  
之不復較量其工拙以生其躁進之心可謂知本務  
矣董子有云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本  
此意以立教異時賴之人士皆卓犖不羣可進可退

不以致身迫顯而易其操不以羈窮無聊而挫其志  
吾知其於賢人君子之出處必有合也庶幾其近道  
乎雖然事之廢興成毀吾不得而知也前人締造艱  
難規爲盡善未始不欲其久存後人每視爲不急之  
務聽其日就隳廢否則惑於儕俗期其速效改絃而  
更張之以塗飾一時之耳目名雖存而實則亡徒令  
後人追慕前徽恨不獲躬逢其盛是可慨已今王君  
憂深慮遠措畫周詳意固有在非徒爲今日之士子  
謀也尙望後之官於斯者念前人惠愛之深其成功  
之不易時爲防維謹守補其缺畧而毋忽視爲迂緩



將必有瑰異奇傑仔肩斯道者奮興蔚起乎其間不  
僅以氣節表見也是則誠能爲功於學校興教化以  
佐隆平與昔之鹿洞鵝湖並垂不朽豈非千載一時  
也哉遂書程子語俾列於楣間而紀其大畧如此

清潁書院碑記

實應舉人潘遇莘  
書院掌教

自江以北安徽之屬書院數十餘處而潁之書院爲  
著潁州之以書院著者起於宋歐陽公西湖書院明  
則有仰高書院不久漸廢西湖書院雖經前守孫公  
修葺而去城稍遠士子肄業弗便也乾隆十年八月  
王公以翰林來守是邦濬河道築隍闢新城垣葺學

宮闕雲路立府署建考棚一切善政潁人家戶而戶  
祝之尤惓惓於講學之務卽地於文昌閣下清流環  
遶佳木森秀乃掀髯而笑曰此一邦風會之所聚也  
適貢生劉志晟拾舊志前明兵備李石壘欲於小教  
場建書院未果一事相証益知地之待人而興者會  
自有時故捐俸鳩工建清潁書院堂齋樓閣咸備昔  
之蔓草荒邱今之文壇講舍也昔之廢刹頽垣今之  
東壁西園也延掌教課誦其中四方來者雲集諸館  
穀之費膏火之資前無所因旁無所藉獨以精力營  
創其間俾考德而問業者有所師挾策而就吟者有



其地斯亦歐公同心之侶乎又於公餘親蒞書院命諸生以次待坐教其不知誨其不及以二千石之尊而几席丹鉛依然師儒頴之人方握槩懷鉛重白砥礪會聖天子稔知公才望以江寧省會之區素稱盤錯以彈壓爲撫綏惟公是屬特命移守維時頴士民臥轍攀轅而公亦依依乎不忍釋也未幾得諧借寇之願農歡於野商怍於塗諸儒士益鼓舞不自已補至卽詣視書院所築堤益加修治池中芙蓉葉翠如蓋時命小舟寄興於綠雲蓊

夢之中顧視諸生啟牖有加而諸生亦更幸聞所未聞追隨恐後也頴素爲名區改府而後人文且盛復得親承提命會見文章道德相爲砥礪鴻材碩彥蔚爲國華所以嘉惠後學者爲功不已大哉然則今日之清頴書院殆與歐公之西湖書院並傳不朽矣

郡城建隍闡記

頴州府知府 王斂福

郡城地勢白南而北南方諸水皆自中西兩清河匯於隍隍塞則溢決則又一洩無餘均非所以固金湯鍾靈秀也前明州守謝公詔相度地勢建石閘以筦節宣相傳在城西北隅於法甚善歲久廢壞莫知所



在後州守在公民育鄉先達劉壯國各有營建任闢  
在西門外劉闢又迤而稍北雍正年間州守高公所  
修卽任闢也地旣高亢不便蓄洩遂至奔潰四出頽  
人惶恐議塞議徙紛然矣乾隆乙丑余蒞頽頽紳士  
首以建闢請余思觀流泉度夕陽古人所重是誠不  
可不亟圖也因集紳士訪求謝闢舊蹟數按其地而  
居民多指畫未當各持一說無可綜覈乃於劉闢之  
北闢地創建未幾雨水暴漲新闢崩壞用是詳審持  
重欲得所謂謝闢故址會大中丞潘公旌節駐頽素  
洞方輿形勝之學因請臨視定議建闢必在西北隅  
始能收攝全勢於是紳士昭然若發蒙而余亦默契  
焉以爲是可斷謝闢之所在無容復疑者遂卜基阜  
財樓下當乾戍之方鳩工庀材營建石闢任事者共  
卅人余與邑宰復捐俸以倡肇工於己巳之三月至  
庚午之四月余再來頽始克告成涵清瀉淥無壅無  
激余與諸生究水源辨地脉洞然於形家之說不外  
一理其要在導其自然行所無事而已隍水受於西  
南環繞東北滙西北隅而達於河無以束之則渙而  
不聚然束之太驟則駭怒橫決而不及制其勢然也  
茲者自西而北因其潏洄渟泓而後施人力焉蓄而



不瀦流而不注順地形無拂水性以固金湯以鍾靈  
秀此理之一定而不可易者習俗拘牽訛謬紛紛聚  
訟而迄無成謀明理者一言而決矣是潘公實大有  
造於潁而潁人之邀福於公者將未有艾也爲之詳  
記其始末以見是關之所關非細而余數年之心力  
亦萃於此後之人重加愛惜修護焉則幸矣

### 修府城碑記

城以保民也古王者之制歲有修繕月令孟春坏城  
郭周禮夏官之屬有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春秋左傳  
謹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修

繕之事蓋汲汲哉顧費帑勞民經始實難長民者在  
往徃於因循憚於振作胥視爲不急之務潁之城遷  
於宋拓於明昔號完固我國家統一區宇海隅徼塞四方萬里之外聯爲同室  
烟火相望夜戶不閉民生其間以恬以熙而潁又舊  
以州治雁行壽臺于是籓屏鎖鑰之設奉爲故事匠  
人之職日弛言言屹屹者漸夷爲康莊而曾莫慮其  
所底嗟乎天下事有見爲可緩而不得不汲汲於太  
平無事之時者其是役也夫雖然莫謂潁人之不知  
義也余始蒞潁竊有志焉會歲之不若未可也因先



議開溝以除水患次議修閘以蓄隍水庚午余自江  
寧復來比歲大稔余乃集紳士耆老而謀之僉曰此  
頴人之志也春秋書內城二十三非有爲而爲則非  
時而舉今吾頴人幸安無事之時享豐年之樂猷猷  
衣食惟

聖天子實嘉惠之其曷敢不勤厥事乃分丈尺通力  
合作閱數月而工畢不費帑不勞民余喜其事之始  
見爲難而終歸於易也維時雨水新漲風日和美余  
自閘口牽小舟繞城十里長雲屹若又與諸生舍舟  
登城極目川原指點形勝南眺荆舒北顧睢汴左

濠泗右接陳蔡慨然而興曰斯城其荆豫之咽喉水  
陸之關鍵乎昔宋太尉劉公錡大破金人於城下殲  
其長勝軍且盡明兵備李公天衢御史彭公澤皆駐  
潁收靖寇功頴人每津津樂道其事城之所關鉅矣  
顧余一言以爲倡而畚鍤埴之不期而集者若小  
民之自謀其垣墉豈昔之難而今之易哉歲時安閒  
民氣和樂蓋深仁厚澤涵濡於吾民者百有餘年於  
茲矣可勞而勞經始又何難於觀成哉余嘉頴人之  
知義因以其情上於大撫而書之於石是役也共修  
城二百四十丈堞一千五百助役若干人與余後先



襄事者阜陽令王鑽署令徐永漢奔走董率者典史  
沈曰琇也俱得書

龍井碑記

凡物之有用於世者不輕爲人知卽知之而或蔑視  
之其無用也與不知等頽之西郊荒烟蔓草中古井  
在焉固園叟之藉以灌溉町畦而學士大夫所弗至  
而問焉者也歲庚午余再涖頽時苦旱偏走羣祀父  
老有言井之靈者六月之朔有二日爲文以禱焉而  
雨猶曰適逢其會也辛未之閏五月二十有六日又  
禱焉則又雨皆往而焚如反而濡如衣露趾溼渠澮

涓盈不崇朝而四野胥濡居人誦曰井有龍龍之靈  
也夫三才一氣相通水之滯而爲泉潤而爲雨皆天  
地之氣旋轉于其間以人之氣感天地之氣誠敬專  
壹其理不爽其應自神彼龍特效靈於天地者耳頽  
人每樂言張龍公徵應事昔蘇子瞻守頽祈雨則爲  
文以迎得雨則爲文以送安知今之旱而禱禱而雨  
者不與昔有同符耶故爲之記以見是井之所以爲  
用者顯晦自有時焉

存忠臣後記

明季東宮講官翰林院簡討汪文毅公金陵人也會



甲申難作借繼室耿氏同日盡節大義彪炳其子孝廉諱觀者與頴之劉考功體仁結秦晉歡以其女適考功長子提學僉事凡文毅之孫彭齡因家於頴生子一名柱子砥瀾奕世單傳簡討之一綫不絕者蓋亦岌岌矣余泄頴後有以砥瀾山水進者並述其闕閱因歎名臣之後不獲置身通顯僅託於山人墨客以自抒其性情抑何不幸也顧其人負性孤介足跡不履公庭故無從悉其家世且砥瀾艱於子息曾置妾已懷孕數月訪知其有故夫殺人亡命遣還母家生子爲人所挾持不克歸貢生劉文蔚生員劉海瞻

時象先輩爲謀之已十有三年矣余與砥瀾素未謀面弗知也已巳夏余將有金陵之役適生員時光烈爲砥瀾先容思復文毅公祀山祠宇於金陵余慨然應之且以前事作異聞告余余愕然曰有是哉以文毅子孫濶於儕伍真屬異事何不早鳴之官曰諸生恐干多事之咎余曰快矣昔之程嬰公孫杵臼千古以國士目之未聞議其多事也翼日劉貢生偕砥瀾晉謁兼呈文毅公志乘益嘆文毅之忠而無後真令爲善者懼矣遂命砥瀾補詞餉縣令王君追給始得返宗祏焉後砥瀾率十三歲之子詣余稱謝諦視之



頭角崢嶸英英露爽洵非儕伍中人也雖然猶有慮此子生而遭人倫之變固天地之憾待人事以補救者今既返諸士族爲名臣之裔倘不能有所成就其與混跡儕伍者相去幾何爾諸生當與砥礪共爲玉成俾此子讀書能文克守文毅公之遺訓庶不致有初鮮終耳或有欲爲此子諱者余謂其不必諱也昔范文正公父卒其母改適長山朱氏文正有於其家既長知其族氏乃感泣辭去迨舉進士官至集慶軍節度推官始還其姓迎養其母而一生聞望不以此稍貶是亦視乎人之自立耳忠孝之後必有達人其將有徵乎賴人將以此事歸美於官是又有不可掠美以市者爰序其巔末以爲賴之好義者勸

東嶽廟碑記

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封內山川大夫祭五祀東嶽泰山五嶽之長于禮當爲東諸侯命祀元明以來立廟畫像遍于天下悖典不經莫此爲甚且古之所爲望祭者度不過設爲壇位畧如祭社稷之儀而已非若今之東嶽戴冕旒披黼黻列十曹之法簿輿隸詭怪不可究詰者也此實起于浮屠輪迴之說舉一切人物禍福死生皆以爲東嶽之爲之造作無有矯



誣鬼神士大夫無深識遠見莫能明其說之不然而  
愚民易惑尸祝奔走真若有影響之隨而呼吸之應  
者歲月既深遂以益熾賴之有東嶽廟也不知其所  
始每歲三月祭賽之盛喧填叢雜上自士大夫下及  
廝養走卒莫不扶老携幼空數邑而至今復竭民貲  
數百千大爲創新而請紀于余余服習聖人之教已  
久其于生死輪迴確然知其說之不然倘更從而爲  
之辭不幾揚湯而止沸耶然余于此竊有感焉賴俗  
好鬼而信神與言聖賢之道士君子修身行己之方  
輒目爲迂怪而不肯信不以朝廷之法五刑之嚴且

備或僥倖于不我及而悍然行其意之所欲爲一旦  
現莊嚴聞說法莫不俯首傾心雖平日桀傲剛狠之  
徒懾于輪迴地獄時有改行易慮以從善者夫奪其  
所甚惑勢逆而爲力難導其所甚懼勢順而爲力易  
今且爲之說曰爾苟孝于親順于長睦于鄉里神將  
畀爾厚福爾苟逆于親悖于長橫于鄉里神將降爾  
大罰其事不必然而其理不可易以之堅爲善之心  
而洗滌其平日之所爲其于賴人不無少助焉古人  
神道設教意在斯乎若夫悖典不經與其事之有無  
余非不灼然明白而亦有心世道者之所共曉也爰



道其所以爲文之意以告來者

重修學宮記

穎州府路學教授 觀

頽之學始於宋徙於明歷代修葺規模具備歲久漸就頽圯乾隆乙丑歲郡憲瑯琊王公始涖頽周囑殿廡慨然嘆曰郡守古稱師帥學校之不飭於師帥何當焉於是捐俸以倡而紳士之好義者咸各輸其貲擇日興工次第修舉舊大成門去正殿差遠與櫺星門太偏制度不稱公移大成門次建名宦祠位著儼翼而垣墉之地壞者恢櫺瓴甃之破缺者黜堊之漫漶不鮮者胥爲整飾又清出青雲路闢南北長二十

八丈有咫東西長四十七丈有咫濶狹如其故而鄉賢祠至公再涖頽後始成觀以己巳之冬教授並士

見公之規畫悉中程度因維

國家立學所以束聰明材力之士歸於大中而庸材魯質亦以有所率循而不甘於自棄如金需冶如玉需確非可歲月間也今之學宮宏敞整肅於昔有加矣凡由是路出入是門者寧僅因循習俗剝章句弋名譽以塗里黨之耳目已哉尚其開拓襟宇濯磨夙陋以無負我公師帥之意而觀亦可藉手以告無訐也人亦有言雖有龔黃無闕黼黻公之政績媲美龔



黃而黼黻文治爲一邦楷模其利賴又何如耶

疏濬清河記

阜陽時光烈生員

潁郡城南舊有小河一道相傳爲楚靈王開鑿自淮岸水臺穿大小澗河直抵南隍謂之通商渠歲久湮淤五代時刺史王公祚濬治之易名曰清河誌載清河開而南境無水患蓋以清河之爲南境利也宋皇祐熙寧間歐蘇兩公相繼守潁益加濬治歐有句云清河兩岸柳鳴蟬直到焦陂不下船蘇亦有句云千夫餘力起三閘清河下與長淮通則彼時之川容澄碧景物清和猶可想見自宋南徙潁爲南北戰爭之

地戎馬蹂躪河之廢也殆從此始歷元明迄今無復疏濬之者康熙二十年四十年兩請開挖旋不果行

歲乙丑郡尊王公泣潁烈隨諸士進謁公詢以地方

利害之切于民生者烈首以清河對公頷之政事稍

暇單車親詣其地相視周度顧語烈曰歲無大稔邑

有沃壤而民不富是惜力也棄地利也廢天時也且

夫爲民牧者非因循故事苟且目前之是務在乎創

不世之規貽千百年之利而已爰集議於明倫堂仿

下江業食佃力之例各加疏濬計河身長三十里每

里約一百八十丈每丈用夫工幾名通計共長五千



四百丈共用夫工幾千幾百幾十名河面寬二丈五尺底減面之半通深六尺邑侯侯公均力役分府朱公躬督察公則先捐俸遣家丁首工開挖以爲之式當是時水潦未降民無他虞天時可乘也平原綠野交錯如畫地利可興也擇可而動不煩不擾民力可用也越半月工告竣是年值澇諸陂湖水泛溢害稼獨清河兩岸歲大穰所謂清河開而南境無水患此其明效大驗矣公語烈曰乘天時因地利用民力余于是役獲三助焉烈以爲非公實心愛民區畫有方艱難不避未能成功如此其速者也謹据實而書其

事

雙貞橋碑記

邑進士  
知州  于祖旦

橋梁之設通往來以利行人亦王政之一端也顧通都大路行人繹絡則橋梁固隨地建修至于窮鄉僻壤支河小港水之消漲無時亦或間有關遺則所賴於本地居人好善樂施以助王政所不及豈細故哉吾潁西南鄉謝家集有谷河一道不通舟楫居民架木橋以便徒行車騎者難之至水漲時兩岸遙隔行人皆褰裳以涉議者每欲跨河爲石橋柰計費不貲功大難成今有來告余者曰谷河石橋已成皆壘石



爲之可通車馬乃孀婦陳氏暨媳鄭氏兩世苦節蓄積多年捐貲千餘金以成此橋鄉人於是名之曰雙貞嗚呼事無大小利物者貴今以谷河水阻爲居民病環河人烟奚啻于戶不意熒熒兩婦人獨力成此巨功以視古之捍衛一方因以夫人名城者其風殆有合乎陳氏者已故生員謝萃之妻也于歸未幾其夫蚤亡夫人上事孀姑下教幼子兆彭兆彭娶妻鄭氏一月又染疾隕亡是時也鄭氏年方十六夫歿後卽舉嫁時衣服分以與人外悉焚無餘夫人知之亦將家用器物同焚泣謂曰汝死吾復何依願與偕亡

可也時親族聞之涕零遂日夜輪流環守以大義諭之曰翁夫雙柩未葬子嗣又未擇立豈致命遂志時乎夫人素諳大體不得已以理抑情忍痛守節迄今後嗣續矣殯葬舉矣業成而戶立矣又好善樂施捐貲建橋鄉人感其德公議豎碑以垂永久來索記于余余慨然太息曰姑媳孝行苦節如此行見彤管揚休一橋之建亦何足爲兩人重且兩人嘗欲捐軀矣身之不恤豈復愛名哉但善無不彰今之往來此橋者回思褰裳之苦咸以爲非兩人之力不及此矧豎碑橋頭備載懿行俾覽者自遠近流傳于此見事關



利濟固可助王政所不及而夫人之幽光潛德亦緣此與谷水俱長矣余年老久疎筆硯因感橋成之利又深知雙貞之名不媿其實而樂道人善之心勃然興焉是爲記

太和縣重修儒學記事

太和吳中最

乾隆辛未春鳩工庀材大修儒學邑侯成君捐俸以倡諸生黽勉共勦厥事學博身親以董率之明倫堂功竣重葺正殿甃甌棟椽胥具又於戟門外東南隅掘堊得白堊數不可量莫知所自諸生詫曰此異數也學校其由是而興乎自是正殿兩廡戟門櫺星門

泮池泮橋崇聖祠以次修舉閱十餘月告成竊思和學傾頽久矣屋上樹大如蓋堂中雨下如注橋圯池淤今日適觀厥成殆有莫之爲而爲者耶粵稽前明邑侯來公重修儒學碑記云自萬曆以前八十年無科第來侯大修儒學開濬泮池是科張君名立即中式今和士風遏抑百餘年矣今日重修廟貌殿宇輝煌會見文運光昌爾諸生其厚自淬勵以仰副籲俊之思乎夫事功之成人力盡者天心亦洽學宮之竣殆亦有數焉存乎其間成君曰是不可無記學博吳中最遂直書其事如右成侯名兆豫字悅嶺濟南鄒



平人

重修濯翼亭記

穎上許晉

穎邑向多佳士特艱於科名自夏廣文於縣署東建濯翼亭而金君鑣始實聯捷未幾亭圯繼起聞然豈形家之說固可憑歟余蒞穎頗志興育自書院及龍門以次修舉會有以斯亭為余言者因度舊址捐俸鳩庀而落成之穎上科名從此其丕振乎至於學地不歸相沿已久經理者固不任咎矣昔乾隆辛未孟冬之吉

奎閣記

必有奎閣所以培文風也穎自萬曆年間邑令張公大業創建於儒學大門之東而邑增勝嗣以明季兵燹毀士夫覺稍減色矣余蒞穎每懷振興議欲卜築于東關外屢費籌度而人各異論以致工力未集近延阜陽劉生藍田來穎相視嫌學門太低且半與民樓相對體勢未協因據所請詢謀僉同亟修大門建高樓于其上以妥奎神以復舊制凌霄聳碧穎邑自此其改觀乎是舉也捐清俸益罰錢縣尉鳩工董事協力成于不日慰我穎士人百年來之想望矣至東關外之小築有志未逮尙不能無望于眾紳士云



Handwritten text in a vertical column on the right edge of the page, possibly a page number or title. The characters are partially obscured and difficult to read.



